史書

八編類纂八

1カ03
1717
77-8

門號 加字 1717 卷 77-8

六曹類

吏曹

本朝百官圖

本

朝權設於漢。員省於唐。而祿涼於宋。軍官原非殊勳承襲即宜降等。有罪即宜削蔭。起送比試。不可止應虛文。首級論功。不可狥情。以售其買奪。

爵號	官	品階	勳	祿
公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功臣			
	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			
	奉天靖難推誠			
侯	宣力功臣			
	奉天靖難推誠守正文臣			
	奉天翊運推誠			
伯	宣力功臣			
	奉天翊運推誠守正文臣			

	太師			
	太傅			
	太保			
	宗人令			
	左右宗正			
	左右宗人			
	左右都督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都督同知			
正一	左柱國	月支米八十七石	初授特進榮祿大夫	
	右柱國		陞授特進光祿大夫	
從一	柱國	月支米七十四石	初授榮祿大夫	
			陞授光祿大夫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尚書 都御史 都督僉事 正西守 都指揮使 襲封衍聖公 眞人		
布政使		
都指揮同知		
	正二	
初授資善大夫陞授資政大夫加授資德大夫 初授驃騎將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	正治上卿 上護軍	月支米六十一石 衍聖公眞人無動祿
	從二	
初授中奉大夫陞授通奉大夫加授正奉大夫 初授鎮國將軍陞授定國將軍加授奉國將軍	正治卿 護軍	月支米四十八石

太子賓客 副都御史 大理卿 詹事 按察使 都指揮僉事		
光祿卿 行太僕卿 參政	侍郎 通政使 太常卿 府尹	
都轉運鹽使 衛指揮同知	太僕卿 苑馬卿 留守司指揮同知 宣慰使	
	正三	
初授嘉議大夫陞授通議大夫加授正議大夫 初授昭勇將軍陞授昭武將軍	資治尹 上輕車都尉	月支米三十五石
	從三	
初授亞中大夫陞授中大夫加授中大夫 初授懷遠將軍陞授定遠將軍加授安遠將軍	資治少尹 輕騎都尉	月支米三十一石 上官無祿餘倣此

僉都御	通政		
大理大常太僕少卿	少詹事		
鴻臚卿	京府丞		
按察副使	行太僕少卿		
苑馬少卿	知府		
衛指揮僉事	宣慰同知		
國子祭酒			
布政司參議			
鹽運司同知			
宣慰司宣使			
宜撫司宣撫			
	正四		
初授中順大夫陞授中憲大夫加授中議大夫	贊治尹	月支米二十四	
初授明威將軍陞授宣威將軍加授廣威將軍	都尉	上騎都尉	石
	從四		
初授朝列大夫陞授朝議大夫加授朝請大夫	贊治少尹	月支米二十石	
初授宣武將軍陞授顯武將軍加授信武將軍			

華蓋謹身武英殿大學士　文淵閣大學士翰林學士院子
東閣春坊大學士翰林學士院子
通政司參議　大理寺丞　尚寶卿　光祿少卿　部郎中　欽天監正太醫院正使　京府治中　宗人府經歷　上林院監正　按察僉事　府同知　王府長史　儀衛正正千戶　宣慰司同知

	正五		
初授奉議大夫陞授奉政大夫	修正庶尹	月支米一十六石	
初授武德將軍陞授武節將軍	驍騎尉		
侍讀侍讀學士諭德洗馬			
尚寶鴻臚少卿　員外郎			
五府經歷　知州			
鹽運司副使　鹽課提舉衛鎮撫副千戶儀衛副　招討司招討			
宣撫司副使　安撫司安撫			
	從五		
初授奉訓大夫陞授奉直大夫	協正庶尹	月支米一十四石	
初授武畧將軍陞授武毅將軍	飛騎尉		

大理寺正　詹事丞　中允侍讀　贊善　司直郎　修撰
侍講　司業　太常寺丞　尚寶　光祿寺丞　署正　鴻臚寺丞
司丞　大僕寺行　大僕寺丞　主事　大理寺副　京府推官
大醫院判　都察院經歷　京知縣　布政司經歷理問　鹽運司判官
府通判　上林苑監判　欽天監副五　同知　監課司提舉
官正　兵馬指揮　留守司都司經歷　州市船河渠副提舉
斷事百戶典伏　審理正　神樂觀
提點　長官　副招討　宣府僉
事安撫同知　善世　正一

正六			從六		
初授承直郎陞授承德郎	初授昭校尉陞授承信校尉	雲騎尉	儒初授承務郎陞授儒林郎	吏宣德郎	
月支米十石	僧道官無勳祿		月支米八石		

都給事中府推官　監察御史知縣
編修　大理評事　行人司正　五府
都察院都事通政司經歷　大常博士
典簿兵馬副指揮　營繕所正京縣
丞　按察經歷　留守司都司都事
副斷事審理副　安撫僉事蠻夷長官

翰林檢討　左右給事中　給事中書
舍人行人司副　光祿典簿　署丞
詹事大僕主簿　京府經歷　靈臺郎
祠祭署　奉祀　州判官　監課司副
提舉布政司都事　副理問衛鹽運司
宣慰招討司經歷　蠻夷副長官

正七			從七		
儒初授承事郎陞授文林郎	吏宣義郎		初授從事郎陞授徵事郎		
月支米七石五斗			月支米七石		

國子監丞　五經博士　行人都照磨　通政司知事　京主簿　欽天監典簿　保障正御醫　協律郎　典牧所提領　營繕所副大通閑寶鈔江司提舉　衛知事　府經歷　縣丞　前塩同提舉　按察知事　宣慰都事　王府典寶奉祀良醫　典善正紀善講經至靈元符崇真宮靈官　清紀郎　翰林典籍　國子助教典簿博士　光祿錄事　監事　鴻臚寺主簿	正八	初授迪功郎　陞授修職郎	月支米六石六斗
京府運司知事　孳壺正祠祭署祀丞　布政司照磨　王府典膳奉祀典寶良醫　副宣慰經歷　神樂知觀崇真宮副靈官　左右贊義玄義	從八	初授迪功佐郎　陞授修職佐郎	月支米六石
校書侍書國子學正　部檢校鴻臚署王官監侍司歷　營繕所丞　典牧所會同館文司院承運寶鈔廣積脏罰十字庫頒料皮作鞍轡寶源局織染所京府織染局大使龍江寶鈔副提舉　府知事　縣主簿　長史司主簿典儀正典樂牧監正　茶馬大使　贊禮郎奉鑾　宣撫安撫司知事	正九	初授將仕郎　陞授登仕郎	月支米五石五斗
待詔司諫通字舍人正字　詹事府錄事司務學錄典籍鳴贊序班司晨漏刻博士司牧大使牧監副圍長太醫院提舉司監課司州所吏			

牧軍儲御馬都督府門倉軍器局大使承運寶鈔廣運積脏罰十字庫副使典牧所會同館文司院副使廣盈太倉銀太僕寺府府庫都稅宣課柴炭司大使顏料皮作鞍轡寶源局織染所京府織染副使草場大使孔顏孟子孫教授按察司檢校府宣撫司照磨典儀副教授伴讀都司運司府京衛宣撫慰司學教授司庫司府倉雜造織染局稅課司大使司獄巡檢茶馬副使正術正科都綱都紀大常司樂教坊韶武司樂

孔目國子掌饌學正教諭訓導兵司斷事長官司史目司牧副

從九　初授將仕佐郎

陞授登仕佐郎

月支米五石

使府檢校縣典史軍器局柴炭副使遞運所大使驛丞河泊所閘壩官

此以下未入流

閘大使牧監錄事郡長提控案牘都督府御馬單儲門倉副使廣盈庫都課都稅稅課司副使茶鹽課司司府州縣衛所倉場大使副鹽運司府衛提舉司所州縣庫夫副使司府州單織染雜造局副副使茶運　批驗所巾帽針工局慶遠裕民司竹副使司庫副使宣德倉司竹鉄冶河州遼陽青州府樂安稅課司大使鹽倉稅課鈔紙印鈔鑄印拙分竹林惠民金銀場惠民局水銀硃砂場局生藥庫長史司倉庫大副使縣雜造局副使典科訓科典術訓術副都綱都紀僧正道正僧會道會

公侯伯凡三等以封功臣及外戚皆有流有世並給鐵券高廣凡五等號凡三等佐　高皇定天下曰開國輔運推誠佐　成祖曰奉天靖難推誠餘曰奉天翊運推誠其武臣也曰宣力功臣文臣曰守正文臣歲祿視功有差已封而又有功者仍爵或進爵加祿其賢也充京營總督五軍都督府掌印僉書守備留都出充總兵官鎮守否食其祿其襲替徵券誥論功過叅適孳幼而嗣者學於國子監有過革冠服學於國子監坐罪奪祿重奪文爵職　吳元年選郡縣官三百三十四人賞綺布道里費及其父母妻子有差著爲令曰

以養汝廉奉公無漁民也洪武元年詔中書省自今除府州縣官賜銀十兩布六疋徵天下賢才爲守令厚賜而遣之二年一上幸後苑見巢鵲卵翼歎曰誰無母子令羣臣親老得歸養是年賜朝臣袍帶賜廉吏嵩縣劉典史布帛擇文儒情性清潔者充學官賜文武官朝服公服又賜冬衣四年申書省上府州縣一千二百三十九凡官五千四百八十八人令官吏犯贓者勿赦六年令京官三十月一考考陞一等外官三歲一考考陞一階勑按察司舉察有司官七年汰北方府州縣官三百八人增公侯伯都督丞相御

吏大夫等官祿有差八年增尚書行省參政公田祿各百十年制賜百官八田租充祿俸初給典史俸有差是年併省州縣十一年命考績殿最分三等稱職無過爲上賜坐宴有過稱職中宴而不坐有過不職下不預宴叙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廣西布政使臧哲母憂去賜米鈔令喪去官並有賜十二年著令給丁憂官俸有差十三年置判祿司頒臣戒錄一上斷誅胡丞相命儒纂歷代侯王宗戚文武官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爲是錄云詔復京官家勑守令恤民十四年詔有司遣替閑釋放官赴京叙用定考

覈殿最法禁有司差遣學官十五年賜六部尚書馬十六年廣東布政司請慶賀班秩　上曰禮行於藩司班以秩叙十七年吏部尚書俞燡上更定員資格申薦冒濫考課失實之禁燡上考績法著爲令令方面勿侵郡縣之職十九年選南方學官有學行者教北吏凡千四百人二十年選應天諸府富民子弟補方二十四年賜有司方面官馬諭兵部試尚書茹瑺曰布按二司官方面重臣府州縣官民之師帥跨驢出入非所以示民或假馬部民因被侵潤不能舉職甚乖治體其官市馬司二十匹府半之州縣又半之

馬一率十斤食之歲一更定儒學訓導。位雜職。上二十五年頒醒貪。簡要錄　上以中外文武百司職名沿革品秩崇卑勳階陞轉俸祿損益曆年屢更無以示成憲於後世命侍臣重定其制頒天下二十六年頒諸司職掌。定學官考課法。初命儒學訓導冠帶上名吏部附選貼黃頒世臣總錄二十八年頒　祖訓條章勅禮部有言改祖法者以奸臣論無赦是年罷百官朝參賜食。二十九年始定外官三年一朝覲。三十年頒爲政要錄三十一年定吏員出身資格建文中更官制　文皇盡復故。惟存大理寺　仁宗即位

之歲命吏兵二部尚書蹇義李慶書都布按三司者官姓名履歷於武英殿西序。曰皇考尚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便覽觀也。宣德五年五月令追奪贓官。詰勅。七年大學士張瑛乞增南北兩京七品以下官俸。正統元年副都御史吳訥言洪武間京官俸全支。後因營造減省。遂爲例。近來小官多不能贍。如廣西道御史劉隼由進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養其母妻子女貸同道御史王裕等刑部主事廖謨等俸米三十餘石。去年病死。竟負無還。乞下廷議增俸。當是時百官俸全支。已乃折鈔。鈔法不行。小

臣不能給。遂有柴薪之名。徵其銀。月一兩。宣德中都御史顧佐以柴薪事被訐　上問楊士奇對曰京官月俸一石薪炭馬芻咸資皂隸遣半取直籍其用彼得歸耕人情爲便遂爲例巡撫官者永樂開設於要害處。洪熙宣德初年添設漸多。用都御史侍郎通政卿丞景泰中悉用都御史參贊軍務者始于洪熙元年。以武臣疎於文墨選方面官於各總兵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遂名參贊謀軍務。總督邊儲。景泰中大同參政毋陽沈固宣府參政崑山劉璉山東參議會稽周顯廣西副使劉清輩又以郎中給事中稱參贊軍務也景泰元年御史張子初等言洪武永樂間方面郡守缺聽吏部推訪內外官賢能而又久於其任者請授御史有缺從吏部於進士監生中選用宣德中始有會官舉保之例行之既久奔競成風所舉非人況御史若從大臣舉保得任大臣有過彼必鉗口卷舌而不言大臣有囑彼必俯首帖耳以聽命願停舉保新例而復洪武永樂之舊制下禮部會議僉曰御史言是制曰可御史練綱亦以爲言三年冬吏部尚書王直何文淵言洪武永樂間銓選專隸吏部宣德正統以來始令大臣舉保景泰初御史陳綱等言

保官狥私。廷議奏允仍。歸吏部。今綱等又言吏部選
授私舛請復行保舉臣等謹議上繼今方面府正員
缺吏部具奏移文各該保官大臣書所保姓名材行
歷官緣由奏下部銓制曰朕期方面郡守得人共安
養天民令大臣舉保吏部推選已乃彼此相蒙官不
得人民其柰何今後惟布政使按察使缺令三品上
官會保。余還吏部訪求。未幾吏部都給事中林聰復
以爲言著爲令四年御史左鼎言國初建官有常近
年因事添設。甚至一部有兩尚書。而爲侍郎者倍于
原額。爲都御史者率以數十計。在外添設撫民管屯

等官。如河南參議二員。今則添而爲四。僉事三員。今
則增而爲七。若夫巡撫鎮守之官則尤可言者方岳
各司十餘人不爲少矣。每歲又差御史巡視。立法可
謂詳矣。不擇方面以責成。不選御史以督察。乃復設
官以巡撫鎮守。今之巡撫鎮守。往往多出於方面御
史。則今之方面御史。蓋亦他日之巡撫鎮守也。豈有
爲方面御史。則合衆人之長而不足。於巡撫鎮守。則
任一人之智而有餘耶。乞將內外官冗非洪武之舊
者參酌裁罷庶民力可紓。國用可省。委任專而事功
可立。七年春令吏員冠帶。引入內府。會官考。試成化

中太監張敏死，姪太常寺丞苗傾貲獻　上，乞侍郎
上曰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執政不可可授南
京三品左右急持官制請上竟得南京通政使是時
四方白丁錢虜商販技藝卑職之流，以及士夫子弟，
率夤緣近官侍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太常寺少卿
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不復由吏部，謂之傳
奉官，至于閣老之子若孫，甫髫齔，已授中書，冠帶牙
牌，支俸給隸，但不署事朝參，大抵多出於梁方之門，
弘治間馬文升言京官額一千二百餘人，今傳奉官
八百餘人內實支薪俸者九十一人，冗官莫甚于今

日，請因災汰罷，正德間亦有附權倖得文階者，嘉靖
初盡革諸傳陞乞陞官，嘉靖八年，又裁冗官二千員，
近日南京六部正貳卿往往停推，土木之役起，匠人
而官至九卿者，諸富人貴游于猾吏竄名營建籍中
得官者，不啻幾千人，（皇明百官述上）不在員多，命
唐選舉志太宗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
玄齡省併留文武總六百四十餘員，又百官志謂太
宗初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
下賢才足矣，高宗而後，日增歲益，玄宗開元末，官自
三師以下至一萬七千餘員，其冗甚矣，李吉甫謂自

漢至隋設官之多無如唐者請勅有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之數於是省併八百餘員諸色流外千七百餘人亦一快也宋朝曾鞏經費言景德官一萬餘員治平中增至二萬四千員朝野雜記言祖宗時朝官文武官通一萬三千餘員至寧宗初增至二萬四千有奇宋朝官冗又甚於唐矣如各府首領官共四員州縣學官至五員州縣學亦三四員皆冗閑無事可省其半其郡縣學宜省併入府學應天順天及江西南安府及湖廣漢陽府之例（正統八年）華漢陽縣學併入府學蓋一城中止宜設一學一孔子廟今乃一城至有三學四學三廟四廟者甚煩費無謂也至如遞運所亦宜省併歸驛其各道右布政使無職掌今祇爲充資養望俟陞之官皆在任數月而遷甚至有未至祇任即遷者此尤可省其各道兵備分巡宜合爲一官屯田職事亦宜併歸分巡庶不致十羊九牧今京朝官如翰林編修檢討六科給事中尚寶司丞中書舍人行人司行人之類皆職清事簡不宜多設至數十人謂須裁省使有定額至如大理寺丞寺副及各部員外郎之類亦可省雖然省冗官有本焉如杜佑所謂欲求其理在精選擇在省貢舉各目俾

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可以安黎庶矣
漢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居官者長子孫至以官爲氏
其二千石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
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或居官數月
而退送舊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
內顧一切營私者多黃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
費及奸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
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二子皆漢
賢臣其言深識治體矣漢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
數變易則下不安業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

知不久任之病則知久任之益

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
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表以次用之是故
漢臣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史又稱宋文帝元嘉
之政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吏不苟免
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
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二公久任
之效明著史冊丘文莊公曰按九載黜陟之典始於
唐虞後世任人惟西漢爲最久黃霸在潁川至於八
年然未有一定之制惟我　聖祖稽古定制始復有
虞之典官皆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中有善

今外官廢再考通考而京官行一再考之二

令何不吉也

政著聞者即行旌異之典其秩滿者則又增秩加官近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易變更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任者無奔走道常矣是故春爲知府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參議於非來春則又陞參政或憲使於東西矣甚者初陞右布政使懌遠不行在家稍候三二月即改左而之近矣到任未及三二月即望轉而京堂矣由是一歲

一句透盡故省參謁爲最急

之間往來道路如織月日過半其能在任幾何至于進士爲知縣者亦惟僅及三年即擢中間朝覲科塲差委參謁奔走曠廢歲月居半事在承上而不在恤下也故今藩臬守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之凋弊若見驛舍之所損壞誰爲之修也視生民之困苦見驛馬之疲瘠誰爲之恤也愚按二公一言國初久任之善一言近日速遷之弊何國家法制多善於初年而散於承平之世也愚親見近一仕人先任江西參政不半歲即陞廣東憲使又僅半歲遂陞廣西右方伯抵任纔兩月又陞福建左方伯不半歲又轉應天府

如此遷轉必有說恐其人未必不願

尹抵任未幾又陞甘肅巡撫都憲遂遷侍郎不三載間凡六七遷攜揭妻孥往來道路所至坐席未煖而行李又戒途矣如此遷轉頻數不遑寧居雖其人亦不願也雖使聖賢居此亦無由以安官行志而使民被其澤也嗚呼使其人果才堪大用則前時如楊信民猶以參議徑陞都憲葉盛自參政徑陞都憲亦何不可如何文淵猶以知府徑陞侍郎陸瑜以布政徑陞尚書亦不爲過何必使之輾轉繁促僕僕道塗重煩郡縣夫馬供頓勞費不貲乎善乎近日有爲策議者曰子產爲政累年而後化成伯禽治魯三年而後

爲令一十九年亦奇事

報政今之人未必皆聖賢聰明得于簡冊之陳言志力奪於舉案之舊習而旁視同輩超遷內拜者屢矣於是而速進之念生速進之念則爲民之意短而求上之意急謀身之術勝而取民之計多百姓何利于是哉愚按天順以前官多久任而致績效如周忱之巡撫蘇松自侍郎而至尚書凡二十二年王翱之提督遼東自僉都歷陞副都左右都凡十一年于謙之兼鎮河南山西一十八年此撫臣久任見于名臣錄者可稽也如吾東莞知縣盧秉安任至一十九年而清操不易臨行惟受士民之詩註云秉安臨別自述詩云不貪自古

人爲寶、今日貪民詩滿囊、十有九年官劇邑、幸無一失掛心腸、吾鄉前輩陳璉知滁州垂十年、而異政著聞當時、亟來褒擢之典、註云璉治滁績最廷臣薦之除人詰闕乞留遂陞楊州知府掌滁州事賜綺衣一襲鈔五百貫給驛遣還在滁十年陞四川按察使尋召還陞通政使改禮部侍郎此守令久任之明詔天下、自今斷行久任、如巡撫守令、皆以九考也、載爲滿以六春爲限、非踰六載不得遷轉、其貪殘不職者、歲按黜如今法、其政事單異者、璽書旌奬增秩賜金、超遷大拜、如漢世及我　朝天順以前何文淵陳璉諸人之例、丘文莊公曰仰惟本　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司府州縣官吏各齎須知文冊來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報者當廷勘奏之以行黜陟近歲爲因選調積滯誤法以疏通之輒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以進退天下官僚、不復稽其實跡、錄其罪狀、立爲老疾罷軟貪酷素行不謹等名以黜退之殊非　祖宗初意、按舊制官員考滿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終、然後黜降施焉、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其伸理、其愛惜人才不輕棄絕之如此、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彼哉何人立爲此等名目其所謂素行不謹者、尤爲無謂夫人所行安能事事盡善事事合人哉

不仕則已、一履外任、稍爲人所憎、嫉則雖有顯閔之行、有所不免矣、竊觀漢時長史不任位者、三公遣椽吏案驗、然後黜陟、其後不任三公而權歸刺舉、朱浮謂有罪者心不服厭、無罪者坐被空文、意謂當時長吏雖心不厭伏、然猶有罪可名、雖坐被空文、然有文可考、今則加以空名受此曖昧不明之惡聲、則至于沒齒齎恨、禁錮人於聖世、謂之何哉、後文莊召入內閣、適當考察、吏部上大小庶官當出者幾二千人、文莊遂言于　孝宗皇帝、敕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雖有貪暴實跡者、亦勿黜、文莊非徒言之、復施行之矣、愚按考察之法、原其初意、蓋以補按問糾劾之所遺、以疎通遷調之績滯、使先進之士、不得以久據祿位、而壅閼仕途、使後來之士、皆得以均沾一命、不至老死牖下也、仕途惟進士出身、不限其舉人監生每榜所選、初一考察、即十黜去二三矣、經再考察、十已黜去六七矣、經三考察、不去者十一而已、況雜流乎、聞之何文肅公喬新、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部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而下少有微瑕、輒黜之、至　弘治初幾二千人矣、（見何文肅所作丘文莊墓志、）至近

年所黜遂踰三千。幾至四千。胡端敏奏議謂嘉靖初年、朝覲考察、多將剛正有爲、不肯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人才缺乏、漢宣帝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後漢光武亦詔百官俸千石以上減于西京舊制六百下增于舊秩、宋太祖詔曰、吏員冗多、難以求其制治。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宜以口數爲率差減其員、舊俸外增給五千三君所行誠有得于勸士體臣之道矣以縣官言之、兩漢縣令秩六百石

今知縣七品原月俸七石五十歲止八十石已多寡不俟見今折鈔例行一歲實支之數猶不及兩漢一月之半乎皇明百官述下

洪武二年令功臣子弟入學初製鐵券三年存恤先鋒府十元帥府戰没將校家定五等勳爵定武臣世襲之制四年禮官崔亮定外官慶賀禮以武臣爲班首五年申定武選法作鐵榜申成公侯六年定教練軍士律是歲計武官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人九年擇功臣子敢壯等一百四人爲散騎舍人十一年選武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十四年令公侯武臣皆遣子

弟入國子學受業二十一年頒武臣大誥又頒八條
勅諭武臣又頒武臣訓戒錄又賜武臣保身勅二十
二年禁武臣預民事二十三年賜公侯伯屯成百戶
二十六年頒稽制錄於諸功臣二十九年大賚致仕
武臣各陞一級銓於甘肅大同北平大寧北平諸衛
所凡千五百人永樂元年冬定功軍襲替例自後洪
武永樂宣德年軍職絕不論堂兄弟姪並襲成化十
七年以都御史何喬新言凡軍職絕非立功人子孫
不得襲弘治十八年又稍許立功人親姪孫已襲者
得沿襲正德十四年兵部尚書王瓊又請堂兄弟姪
並得一十六年兵部尚書彭澤言瓊議非是復不許
襲會兵部火郡失職者流言得復襲嘉靖十年兵部
尚書王憲曰不可稍酌議立功人絕同時親弟姪得
襲其姪孫以下及堂兄弟姪除親祖例前相沿人自
立有軍功者扣襲其無功姪孫以下至堂兄弟姪等
及沿襲後別無立功者不許襲旁子孫革職者俱收
總旗天順成化及弘治初年錦衣指揮門達袁斌朱
驥等提督緝捕每至十年或十二年方一類奏下
兵部定議陞賞陞者不過五七人多止十人賞或以
布絹鈔錠無功者挺而斥之已而有拏獲妖言陞襲

一輩之例於是人競貪功肆行羅織弘治十八年時
詔嚴禁正德元年錦衣指揮趙鑑葉廣東廠大監王
岳鄭旺一時更代不及數月官校四奏陞賞正德二
年又復類奏已而奸倖相繼用事廠衛無賴之徒鱗
集蟻附辨事之員日增獲功之奏漸數始則三年一
奏或二年一奏後至一年一奏或一年兩奏遂有年
終類奏之名徃徃以妖言爲首張皇賊狀無非捃摭
之詞連署姓名不辨獲功之數合糊奏請朦朧擬陞
奏一人則陞一人奏百人則陞百人市井庸流立陞
朝籍權門厮役驟至顯榮且其假種妖書陰爲陷穽

買同奄手誣執平民加以酷法慘刑一煠成獄凡經
廠衛奏送法司莫敢平反弘治元年　孝宗有挐獲
妖言不陞正照成化十四年例給賞之旨今一切撓
寢矣大抵正德年間軍功冒濫其弊有三奏帶越額
也紀驗失實也選法變亂也以故寧夏陝西甘凉大
同應州雲貴江西湖廣山東河南虜賊之役陞擢極
濫嘉靖改元詔革罷凡三千一百九十九人而在外
者又倍之殆不止于廠衛也若乃流官不許世襲署
職止加實授今則流官得襲署職以署遞陞甚
至納粟虛銜遂以軍功累授已而諸所革者徃徃得

復官矣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五年軍職八萬一千有奇以二萬視八萬增四倍矣由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矣俸糧所由不足也洪武初年錦衣衛官二百一十員今增至一千七百餘員由二百而一千七百踰八倍矣俸糧所由不足也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年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員日多職守日紊臣博考前古若光武中興鑒前世官冗之弊裁省天下四百州縣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一文職計之蓋已逾十萬矣是職員極冗未有甚于此時者也是供億所以日乏民日益困也今天下冒濫叢積虛耗國儲歲增月益無有紀極不可不亟爲之限制者武職世襲之弊是也始也賞功之濫夫前代有大功至封侯者方得世襲餘惟官爵終身其首級功次多只酬以金帛或以動格散官而已國初武臣身經百戰出百死得一生者方得世襲指揮千百戶今則報三首級即陞官世襲矣國初征戰斬獲受賞無非實功近數十年報功一切虛詐冒濫矣國初武臣廕例行此試今則比試皆虛文矣國初武職犯罪依律科斷今

如此則武臣重矣

則一切行姑息律令皆廢格矣何侍郎孟春曰武職在國初非有攻城畧地之功雖千百戶不輕畀非從征而死事者至子孫亦多不世襲矣世襲子孫弟姪年未及二十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三年後再比不中者降充軍其立法之嚴如此國初雖世襲法不濫也武職之濫也其自永樂始乎華除年問衛所官旗官有稱奉天征討守城征哨拿人有功稱職者有稱全城歸順陞職者有稱江上朝見并招船招人擒首姦惡逃叛等項俱作奉天征討名目陞職者永樂初令洪

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有功陞職者爲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職替職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爲舊官子孫年幼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爲舊官同茲令也所以厚諸奉天征討者又如此武職之濫其始于此乎正統十四年有所謂被虜走回遇駕拿馬者天順初有所謂拿門迎駕者或以陞職或以署試而得實授承襲往往有之然此猶我祖宗于臣子非常之遇而施非常之恩有不許後焉例者今日之事冒功買級紛紛于天下權門勢豪乞養奴隸足迹不出都邑而四方萬里一有征進功賞

文册。必鱗其次名焉。官陞不極其任不止而子孫又皆世襲也。武職之濫。其極于今日乎。」大學士李賢言于英宗皇帝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軍官又增。一衛官有二十餘員者。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職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必困窮矣。不可不深慮也。」胡端敏公世寧奏議曰。首級論功。非我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鬬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割其首則再不能戰而爲敵所乘爲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非我大勝或以降。或殺良民。或偶得單行之賊。被擄逃出之人。而割之多。非眞功也。又曰臣初平賊江西見彼殺賊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及後充軍遼東見彼冒功之人。勢焰薰灼。總鎭官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又有等身不出京。而寄名各邊。相去各數千里而或同時皆報此人獲功。其虛冒何可言也。」明詔天下自今四方首級功次非開國靖難比只陞職止其身並亦許世襲如此庶可杜賞功之濫乎。若夫廕襲之法宜不分新舊官。皆令比試中者准

襲職不中者發回弓馬後五年再比試中者降襲一
級不中者仍發回又五年再比中者降襲二級不中
者仍前施行其立功祖無正支子孫者並停襲如此
庶可革蔭襲之濫乎若夫犯罪一切依律問擬勿有
其犯死罪及永遠充軍者除其籍勿襲犯本身軍者
降襲二級其他犯罪並須待犯人身故然後許起送
比試如此庶可免縱罪之濫乎夫杜賞功之濫始可
以窒其源而武職不至日增革蔭襲與縱惡之濫始
可以節其流而武職庶幾日減武職天下衛四百九
十有奇爲守禦千戶所者三百一十有奇儀衛羣牧
述

番夷土司不與焉約可得兵三百二十餘萬而今有
之乎此豈盡水旱征戍移徙絕滅哉衛所官浚之也
官世其爵軍世屬于官視爲奇貨然勤苦其身侵牟
其財而莫敢言其計畫無俚之至則散之四方耳已
移徙而絕滅也請行清勾勾者至奪其資斧而縱之
去不則齮齕之民以清軍爲擾而彼以逋軍爲市問
其尺籍伍符如絲棼莫可解寇至必借兵于外於是
有新軍於是有鄉兵而故額十不得二三夫使國無
兵其弊一也國初念諸軍從征苦擇腹回以爲屯俾
爲世業富商大賈猶得貿其餘芻以鹽易粟塞上之

庚常滿而軍興下乏歲久法弛若曹囊橐其間私相貿易民田與屯渾殺曼漶故老所傳緣水魚鱗圖册業已化爲烏有而清屯者至視爲不可控揣之物屯有定數官無常員增一官割一屯官屯日益軍屯日削歲入無以充常餉師行則千里裹糧不足則需民運又不足則乞司農而費且十百于屯之所出矣愚又以爲首功死事之例當裁也何也夫徒步特起以首虜拜爵是矣彼故爲官而得首虜者非功也文吏習詩書六藝操觚翰而議論政事武吏擐甲冑躍馬提戈而攘寇盜皆本業也何以功爲悍將債帥奪其步卒之首虜而畀其子壻累功併叙疏爵而責之曾不數級而拜指揮僉事世金紫矣使用命努力者扼腕而向隅非計也漢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功最矣以財置故戰士頗不得祿今襲其惰歸鹵掠其一二旄倪而儼然受延世之賞非所以明中國强大也如曰抑之是無以風敢戰則當爲之限制小捷與大勝殊科掩取與義征異等級不得數併官不得累世何不可乎敗而尸輿曰忠也爲進爵一級以貤其子彼敗者非姦旗鼓則失機宜或非走而爲魚肉耳其以力戰苦戰捐其軀者有幾乎殞師

辱國一死不足以謝何功而徼惠若是將與士死事均也士身後無半通之綸婺婦稚子不厭糠覈而將得以捕虜者同日而論功大逕庭矣如日舍之是無以勵死事則察其所以死而軒輊其品格優卹死者而生者之官或殺或罷是不軌於人情乎五年而選軍政能者錄否者黜黜而得食其祿人何病焉文吏一不勝任則褫其職而家食薦賄者以柱後惠文彈治之束而詰吏然猶莫之止也今諸武臣居下考者或受金錢有左驗矣按部使者書其事而戒飭之檄至則委諸度閣耳何戒也一受戒則歲所戒者皆其

此法可行

人耳何飭也令甲有曰武臣有犯必以上聞頗繫毋輒逮而武臣遂輕犯法犯法者衆臣以爲是將不勝其案劾而時飭法以從事文吏即以下得逮問比擬其制自某官以下著爲令其軍政以不任黜者必奪其祿歲計吏有如四事兼得實者必置于理或者其重犯法乎今法有幼學師範取文具耳當如博士弟子故事羣諸將家子與所謂民生武生者特立官師監以憲司廣厲功令布在學官試不合程度者罪其師比試人京師弟不第大司馬以多寡爲殿最舉奏而行賞罰焉法不得比試者按部使者歲程督而行

賞罰焉、武科之制當廣也何也武科所取騎射論策耳不足得士也古有不跨馬不穿札而名名將者矣古有手不知書而爲大帥者矣劇孟洛陽俠也朱克用河北豪也今無若人乎宋蘇軾請推擇河北五路之民沉鷙勇悍者以試吏而重牙校之選其議固可采也甘延壽投石拔距絕于等倫超踰羽林亭樓以試弁爲期門擊劒鬬槊彈九連格風角占測攸兵家亦何所不用哉是不當各爲一科而甄敘之乎武臣議

文散官漢諸侯有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三公下隋文帝以爲散官今正一品初授進榮祿大夫至從九品登仕佐郎正見官制蓋初授散官俱于三年之後照例陞授其加贈考驗本人生前功績合得加授者照例給與武散官周禮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蓋在國稱大夫在軍稱將軍自晉獻公作三軍而公將上軍故有將軍之名今爲散官正從一品同文官正二品初授驃騎將軍至從六品校尉止見官制文勳周禮王功曰勳齊梁始有勳品本酬將士其後漸及朝流楚寵官有上柱國唐以爲勳官今自正一品左右柱國至從五品庶尹止見官制武勳後魏有柱國大將軍今正從一品同文勳秦有護軍都

尉、唐上大將軍爲上護軍、大將軍爲護軍、至從六品騎都尉、止見官制、封贈、武王克商、追王太王王季故後代有追謚追封之典、兩漢逮今人臣、亦有追贈之制、漢宣帝思張賀掖庭收養、封恩德侯、此追封之始也、國朝文官一品贈三代、二品三品二代、四品至七品一代、各照見授職事、依例封贈、

按自漢而下、列宗正於九寺之中、非堯典首敘睦親之意我　聖祖特立宗人府居六部之上、其秩一品得此道矣初置大宗正院、後改爲宗人府、以秦王爲宗人令、晉王燕王爲左右宗正、周王楚王爲左右宗

人、已而用勳戚大臣攝府事、不備官、漢初惟有太傅太尉、而所謂三公者、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也後加置太師太保大司徒大司空、哀帝時議以漢舊爲司徒、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按史記曰、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弘爲之、則丞相爲三公矣、通考曰、成帝拜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而何武自御史大夫改爲大司空皆金印紫綬比丞相、則三公俱爲宰相矣、後漢惟有太傅一人、謂之上公及有太尉、（即司馬）司空司徒（爲三公）而無師保、漢制朝臣見三公皆拜、天子御座即起、在輿

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爲宰相親王使相加官、而太師則爲異數、自趙普以開國元勳文彦博以累朝耆德、方特拜焉、雖太傅王旦司徒呂夷簡各任宰相二十年、止以太尉致仕、政和中（徽宗）詔以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今依三代爲眞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官、皆非三公、並宜罷之、仍考周制立三孤、少師少傅少保亦稱三少、爲次相之任、至是蔡京始以三公任眞相、按政和至于宣和所授三公之官不獨非人名體亦未正如鄆王肅王爲之則以子爲師傅矣

爲下、至安帝時、三府任薄、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其災眚變咎、則責免公台、獻帝時罷三公官、晉八公同時並置（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馬大將軍）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按太尉司徒司空、自漢歷魏皆爲三公、及晉迄于江左、相承不改、太傅爲上公、亦不改、自是南北朝或專有太傅、齊或並爲贈官（陳開黃閣聽事置鴟尾）有三司、（太師太傅太保）二大（大司馬大將軍）三公（大尉司徒司空）之名、有三公三孤四輔之別、至隋則廢三司官矣、唐復置三師三公、並無其人、凡三師官、雖有其位、而無其人亦不置官屬、五代時多以畀藩鎮及贈官、宋承唐制、以太師太傅

童貫爲之則以厮役爲師傅矣」朱文公嘗言公孤之職舊惟文臣有勳德者除後世或以王子或以武臣如張韓劉岳是已既曰天子之子曰武豈可任師傅之責耶。嗚呼以童貫猶爲之則武臣無論已宋輕師傅之官弊一至此哉」皇朝初置三公府而李善長徐達以丞相兼太師太傅常遇春以上公贈太保三孤無兼領者成祖罷三孤官仁宗復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侍上左右備顧問咨機務無定員無專授爲勳戚文武太臣兼官加官贈官文官惟贈得三公嘉靖初楊廷和加太傅辭不受其

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太子賓客已上皆東宮官亦不專授但爲大臣兼官加官或贈官耳前代有中書之官通考以爲周官內史之職蓋自漢武帝游宴後庭始以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監令僕射成帝時更以士人爲之魏晉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書以其地在樞近多承寵任是以人謂之鳳凰池荀勗久在中書列遷尚書令人有賀者勗怒曰奪我鳳凰池諸公何賀焉唐初遂爲三省長官居真宰相之任龍朔改中書令爲右相入宋其位益尊敘班至在太師之上然只以爲親王及使

相兼官。無單拜者。見任宰相帶侍中者。惟范曾公賢以下五人而已。宰相之名。自黃虞以來。曰六相曰十六相成湯相伊尹仲虺武丁相傅說周時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皆其任也相國丞相之名。始自嬴秦而漢亦有左右丞相。至哀帝而廢。獻帝時始復置。而以曹操爲之。魏晉以來。或有丞相國。或有丞相省。置無恒。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多爲丞相之任。由是丞相反不爲宰相之任。而常爲擅代之階矣。唐初始定制以三省長官爲宰相之職任。然省分爲三。各有所掌。而其官亦不復一。相職既尊。無所不統則不容拘以一職。於是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平章事參知機務參預政事之名。然所謂同平章事者。唐初乃以處資淺之人。中世以後。乃獨爲眞宰相之名。至宋元豐以前。皆然。然宰相者。總百官。弼天子。既不當儕之他官。而其上又不當復有貴官。自唐開元以來。郭元振李光弼相繼以平章事爲節度使謂之使相。而宰相之職儕於他官。自此始。自宋元祐以後。文潞公呂申公相繼以平章軍國重事序宰臣上。而宰相之上復有貴官。自此始。然李郭以勳臣名將爲之。宜也。自此例一開。于是田承嗣李希烈之徒。

以節鎮帶同平章事者。非一人。極而至于王建馬殷錢鏐之輩。逢盜地者。皆欲效之矣。文臣以碩德老臣爲之。宜也。自此例一開。于是蔡京王黼相繼以大師總知三省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以至于韓侂胄賈似道擅權專政之久者。皆欲效之矣。蓋平章之始。立名也。本非甚尊之官。及其久也。則強藩權臣皆爲之。而居之者多非其人矣。若唐以前亂賊遞相承襲。以爲竊取大物之漸。又其甚者。由是言之。則我聖祖之見豈不誠弘遠哉。殿閣學士者。唐始設集賢殿學士。後改爲麗政殿學士。雖繫中書省。然特掌刊輯經籍而已。其後多不置。至後唐明宗即位之初。命樞密使安重誨進讀慵于文義。孔循獻議。始置端明殿學士。命馮道趙鳳俱以翰林學士充班在翰林學士上。後又轉改止于翰林學士內選。仕始尊矣。宋因設觀文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端明殿大學士。資望極峻。無吏守。無典掌。惟出入侍從。備顧問而已。觀文殿大學士非曾爲宰相。不除。與資政殿學士。端明殿學士。惟學士久次者始以寵輔臣之去位者。端明殿學士。惟學士久次者始除。其後以待簽樞云。中書省正一品。初設左右相國洪武元年改左右丞相。有丞屬而中書舍人爲多。是

年始置六部分理國事而總之中書十一年禁六部奏事不得關白中書省十三年誅右丞相胡惟庸詔罷中書省存中書舍人六部分領中書之政二十八年　上坐奉天門勑文武群臣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置丞相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多小人專權亂政我　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核奏處以重刑先是洪武十五年倣宋制置殿閣學士吏部尚書邵質華蓋殿

中書之權散于六部而論道之權不散顧其人何如耳

翰林學士宋訥侍左右備顧問未與機務至　成祖首用翰林解縉編修黃淮又用修撰胡靖編修楊榮楊士奇檢討胡儼金幼孜七人入內閣名直文淵閣始預機務　仁宗又設謹身殿大學士丁是大學士有華蓋謹身武英三殿及文淵閣東閣皆在內閣曰辦事避丞相稱而本官上又加以卿佐師保之名焉若東閣文淵閣大學士不得旨入內閣亦不得預機務也　嘉靖壬戌新建三殿成　詔改奉天殿爲皇極殿華蓋殿爲中極殿謹身殿爲建極殿而大學士之稱隨之凡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奉陳

規誨獻告謀猷黜檢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
政不得專制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
所下一曰詔二曰誥三曰制四曰敕五曰冊文六曰
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皆審署申覆而調
劑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曰題二曰奏啟三曰
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冊七曰揭帖八曰
制對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申覆而修畫焉。平允
乃行之。凡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機皆得以預聞
謨謀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蓋不與之以相之名而
與以相之實也。夫不與之以名。則下無作福作威之
柄。予之以實。則上賴詢謀咨訪之益。聖祖之貽謀
遠矣。自魏晉以來凡吏部屬官悉高于諸曹其選舉
皆尚書主之自隋置侍郎二尚書之事。則六品以下。
銓補多以歸之矣宋初典選之職分爲四。而元豐又
更定制度尚書侍郎左右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凡
各十五案選法密矣。丘氏濬曰宋以樞密府專掌兵
政與中書省謂之兩府。令制設兵部以掌兵政所以
統軍旅而專征伐則歸之五軍都督府焉兵部有出
兵之令。而無征伐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而無出兵
之令。彼此相維。內外相制。盡善極矣。皇明爵祿歷代沿革考

八編類纂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卷之十八

圖書編

六曹類

吏曹

秦始并天下創尊爲皇帝廢封建公族無尺寸之土而猶存侯爵爲三等以待有功者列侯則如武城通武之類倫侯則如建城武卿之類皆有邑名而不稱國下者則關中侯有封食而無邑名然皆金印紫綬而列侯倫侯至位左丞相之上尊重者莫如李斯九卿之見幸有大功者莫如蒙恬兄弟而皆不得沾其

封慎貴可畧推矣漢高裂天下以王諸子弟及大功臣而其次則因秦之舊爲徹侯亦有關內侯凡二等第功臣之爲王雅非其意至白馬之誓而獨侯國存武帝鞭詠四夷不愛通侯之印以待有功者雖勘細或見錄天下之壤地不能侯而國用則益侈于是苛爲之禁以侚其過即勘細亦見削而高帝身與共劍業之臣所餘無幾封拜日下而侯國不日益漢地不少損自武帝而後封拜之典削亦漸寡而終東西二京其制畧相彷彿中間雖以呂氏之擅王與新莽之盜爲公未幾輒罷自魏氏之末司馬擅制始復爲五等曰郡縣公侯伯曰縣子曰縣男皆得稱開國金印紫綬而關內侯有不開國者顧反居子男下晉氏以至齊梁陳皆因之若北魏之與北齊皆崇設王爵以待勳舊而其更有功則別封郡公侯或一人而儋三四爵然同姓異姓皆不得爲國王而郡縣公侯益卑矣後周宇文泰辭安定王遂以安定公終其身而其子篡魏進封功臣晉趙等大國然皆稱公而不王隋氏因之至唐而始定以子弟爲親王正一品其稍疎而有功者爲郡王功臣之有功者爲國公皆從一品郡公以至侯伯子男則遞降焉如趙公無忌梁公玄

齡之類皆得世襲而宅以恩賜者或世與否自安祿山之爲東平王遂毀周例而踰之然中興以後王公之格益輕至有僞秦韓捧酒尼而趨走于節度之庭者而封亦不復世矣宋興復唐初之制以宗室之懿叙封王爵而其疎者與文武大臣自國公而下至子男往往以推恩遞進徙以徵其名而已戶不得言祿爵不得言世然猶斤斤守其制焉自蔡京之公有國而公制紊矣童貫之爲王而王制除矣南渡以後所謂三者遂冒于宰執如檜如侂胄如彌遠矣元承遼金之後王爵尤易即將相非勳德可以一嘯咲而得之獨漢人至國公而止明興　高皇帝之下建業草創未遑吳元年始拜功臣李善長徐達常遇春爲國公而其他功臣之久勤事封疆者有國郡公侯伯子男之贈然往往一狥元舊洪武三年始大啓封建皇帝之子爲親王親王之從庶子爲郡王而功臣則公侯伯三等有世襲有流爵罷子男不置公侯位正一品上伯位正二品上朝服進賢冠加籠巾貂蟬世襲者領鐵券流爵則否當是時封伯者僅二人忠勤之祿僅當侯三之一誠意至不能當六之一而其輕可知矣十年以後封束筦徽光祿遂與侯等永樂初而

始定居侯之下正一品之上其階勳皆與侯等而伯益重矣凡公侯伯之任入則掌叅五府總六軍出則領將軍印爲大帥督留都筦鑰轄曹綱獨不得預九卿事大抵視一以下獨隆崇云（公侯伯表總叙）

余讀高皇帝洪武之三年功令未嘗不三復而嘆也曰嗚呼厚而裁則可久矣當是時封公者六人而魏公功最大祿秩亦最重中山侯宿將也以一言之諍而不獲公德慶侯鉅勳也以一事之紕而不獲公永城封而貶東勝封而奪訓詞蓋凜乎斧鉞焉夫孰敢有恣睢而隕于法者然至安吉江夏臨川東平之類抑其殲夷狼籍也三年而後續侯者獨西番之役最盛平雲南次之其他以舊封伯錯封然至藍氏之株累而幾若掃矣夫以馮宋公傳頴公之雄而卒不免於嫌謂其不敢法也可諱之猶不爲置後嗚呼可嘆也太史公曰網亦少密焉肯哉所稱網少密者人主不睹其先得天下之所彩是以輕視其功臣而漢利其土地人臣不睹其先國之所彩是以易爲慝而難爲守明之國邑薄不過再倍一公卿而已天子無所利之然而至嘉靖百餘年之間初所封六公僅一公在二十八侯其二侯進爲公者亦絕而餘二十六侯

一里土乘駟之奉、後封四公二十一侯二伯、亦僅西平武定在耳、其故何也、當是時、天子下明詔收錄故鄧國公遇春、曹國公文忠、衛國公愈、信國公和、後俱爲徹侯、誠意伯基、後仍爲伯、增其秩、天下翕然歸厚焉、而一時奉行之臣不能推廣德意、至使宋顯二公遂不獲一比肩曹衛而李韓公廖德慶哭江陰靖海之裔、寥寥勒一命之澤、將無望于後聖哉、高帝功臣公侯伯表

文皇帝以建文之四年七月下京師即大位、因其年爲洪武三十五年又二月制詔吏兵部差次從靖難功臣遂封淇公等二公城陽等十三侯典安等十一伯、已又錄降附功增曹公歲祿封永春一侯忠誠等三伯、明年封駙馬都尉袁容等二侯、遂追舊功封豐城一侯寧陽等五伯、三年復追舊功進封新城侯至是靖難封始究、六年論平安南功進封新城西平二侯皆爲公、增豐城侯雲陽伯祿各五百石、已進清遠一侯安遠建平二伯、終文皇帝之世凡再大封至庸皇帝之元年論奪門迎駕功進封武清侯爲忠國公封太平一侯興濟文安等四伯、已又封武功一伯、自是終諸帝世僅一大封而其它破軍殺將戡亂僞工之特封者不與焉、嗚呼、靖難諸將臣從藩邸起以一

旅之師殫尤地出萬灾者三載而遂奠宗社于泰山之固此其績誠巨然英主實在軍攻堅履危斷自神援又大戰不過十餘所定軍府不過三四而已毋論中山開平其視曹衛宋潁而下抑何徑庭也定興之掃安南固自偉亦何能超潁川之下滇蜀且久復失之今高帝之盟白馬指黃河而誓其功臣鮮有存者易世而後所當僅如綫之虜與萑苻之盜鹵級數十以至百積封自伯而至侯遂有公者今胡以貂綿蟬聯也以此況彼誠不可同年而語自　孝宗而後執政者始知愛守名爵不輕畀而不能無畏于首尾未

暇一一釐正之然至新建之取叛王不煩天子璽書不費太倉水衡金錢縛之于股掌寧遠之摧東虜積級至萬餘其所遘敵固皆瑕然其績豈與他徼侯等而縉紳大夫猶斷斷有後言者何也少所見多所怪怕也又陋而不習掌故永樂功臣公侯伯年表

內閣故翰林學士任也始　高皇帝渡江剪荊棘日不暇給矣而稍從諸儒生受經而是時弘文學士基最貴幸當帷中寄丞相以下亡敢望之已益勉焉上業進學士承旨同及瀕瀕又最幸得偕上坐起其職大抵紀註言動備顧問云而上時時授以旨使爲詔

草濊獨多所當久之上倣宋益置華蓋謹身文華武英四文淵東閣二俱大學士秩正五品倣諸明經長者以次代擢而會丞相惟康敗析中書六之尚書寄天下任而大學士稱近臣不爲置僚屬亡所治天子方自操威福亦亡所寄裁至文皇帝繼大位始卽文淵閣召待講七人日入直左右已益親重上所與謀群臣甚秘稍遷至大學士歲時賚予同尚書矣仁宣朝用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益尊而宣皇帝右文過殺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士奇等取報行而吏部蹇義戶部夏原吉以不時召得迭入省可六尚書事與士奇均而大學士陳山等或鮮所關預豈無顓職縣上輕重裁耶論道之體創尊仁宣迨景及憲大權始集今視之赫然眞相矣夫閣于禮至貴倨也視百司乃無重相壓何以相稱焉其喜怒借上意故上不嫌逼也威福間已意故下屏息也創自由六曹故難不與也取以詔行故衆無敢訾也賢者當之不見跡而治不肖者當之不及敗而亂此在人主擇矣內閣輔臣年表敘

漢承秦制設丞相大夫以至九卿而罷三公不復設至安漢公莽竊政始自爲太傅而以虛名崇故丞相

孔光爲太師東漢以後惟代置太傅一人踞三公上而隆其秩曰上公至董卓竊政自相國拜太師踞諸侯王上而幾成鼎革矣晉以避諱故改太師爲太宰然猶在丞相下大將軍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上江左以後自王導謝安外非宗屬尊貴者亦不及而北魏之季太師與大丞相並加以待執國之臣北齊因之太師與太宰並設而序遷太宰乃敘遷左右丞相則又舛矣宇文泰之執國始倣周官自爲太師大冢宰兼總五官之柄而宇文護因之乃欲與三代比隆得哉自隋追唐大抵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曰上公而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而宋氏亦因之然三公不時置而所謂三師者抑何寥寥也太師重矣乃有謂太尉次重寧與太傅而不與太尉者宋徽宗政和定官制如以太宰易右僕射少宰易右僕射爲真宰相太師太傅太保爲三上公以少師少傅少保易太尉司使司空爲三孤無職而有秩以隆宰執之資深績崇者南渡而後因之元人得中土置公孤皆如故而益以太尉司徒司空環衛之微與言邑之昵合朝拜幕加不可勝紀　明興　高皇帝始釐正之罷太尉以下官而李韓公善長徐魏公達以舊德元勳

爲太師太傅亦無職事不置掾屬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采御史言欲特置三公府竟不果而僅設四輔官位尚書上聘耆儒自布衣徑爲之賜坐倡和分四時以示燮理之任而無何復罷師傅之官自魏公夔韓公雍亦絕響矣將下視博采鮮所當意所謂無其人則缺者耶建文永樂代不置此官　仁宗初卽位謂群臣皇祖考神聖無所藉毘師傅卽耶末何敢于是拜張英公輔太師沐黔公晟太傅陳寧陽疾懋太保蹇吏部義自少保屢進少傅至少師楊殿學士奇自少保進少傅夏戶部原吉進少保于是公孤之官

備矣然以是寓美稱耳非必有燮理之實也獨宣德三年詔太師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元吉太子少傅榮俱輟所領從容謀議以不時召對凡所游幸必從應幾若直授矣而士奇榮理閣務如故自是而後三公僅公侯伯而文臣限三孤以爲常嘉靖二年以太學士楊廷和一品滿十二載且有定册功加太傅四辭而止萬曆九年大學士張居正一品滿十二載遂拜太傅其後病甚以遼左功加太師不及拜縉紳聚而譏之以爲非故典然而嘉靖中加大同帥左都督周尚文錦衣帥左都督陸炳武弁也其非故典尤

甚而未有譁者何也夫變理責之紈袴論道以施乳臭即公侯伯奚取焉然則文臣而加者非德巍則譁非勳崇則譁非齒宿而資重則譁以譁江陵可也夫四者備矣而譁不必也政和之制有以太尉冠武階義竊謂可取云公孤表

高帝初因勝國之制自太師至賓客皆無所關掌而詹事以下至于坊局始實爲官臣然洪武元年丞相善長達平章遇春帶少師少傅少保右都督馮勝帶詹事平章廖永忠趙鏞帶副詹事都督康茂才等帶左右率府使副御史大夫湯和鄧愈帶左右諭德中永劉基章溢帶贊善大夫善長基溢理省臺幾事煩日不暇給而達遇春等諸大將帥征討之不遑然則以虛名被之而已所日授經者宋濂輩耳洪武二十二年公馮勝傅友德領太師公藍玉李景隆領太傅公常昇侯孫恪領太保而尚書詹徽兼少保尚書楊靖領賓客亦不聞有關掌永樂初以公李景隆丘福領太師朱能領太傅尚書蹇義金忠侍郎黃麟領少傅事而學士解縉等七人皆兼坊學士庶子諭德中允等官顧獨僧姚廣孝專爲太子少師會 上符北京廣孝與義忠麟留輔太子學士楊士奇亦以諭德

輟閣務輔太子而自是以後三師至賓客乃爲虛銜
以待文武臣之資重或有功者東宮三師表
學士非古官其職初散寓于中秘諸省至唐文皇開
天策府而始有學士之目武后中復置北門學士間
以親暱充之如漢鴻都而加重其後至德宗朝始定
設學士繫銜于翰林與中書舍人對掌內外制然無
定品往往寄祿于他官其資重者至散騎諫議而淺
者僅拾遺參軍尚不能與舍人埒獨其長一人最貴
曰承旨往往竟拜宰相其次亦不失二司觀察卿監
至宋一切因之而益加重然不爲定品如故元豐制
行自是稍有恒秩元之初興定學士承旨正三品學
士以下遞降有差其後進承旨爲從一品視中書平
章政事學士視左右丞　太祖初下江南庶事草創
有所聘擢以備顧問而已吳元年五月始置院學士
正三品侍講讀學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品修撰典
簿正七品編修正八品洪武二年正月定學士承旨
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侍讀學士正
五品典簿正七品待制從五品修撰正六品應奉正
七品編修正八品典簿從八品九年閏九月詔承旨
與六部尚書同然班在其上十四年罷承旨直學士

待制應奉檢閱典簿十八年三月始定置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講學士各二人從五品孔目爲首領一人未入流侍讀侍講各二人從六品五經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簿二人正九品侍書二人待詔六人從九品皆稱屬又修撰三人從六品編修四人正七品檢討四人從七品別爲史官亦係屬焉是歲侍讀始列侍講前建文初大有所更置然于職分無損益永樂初仍高帝舊尋擢史官解縉胡廣楊榮閣預機密典綸綍然自學士王景卒解縉胡廣楊榮輩猶相繼領院篆洪熙之歲大學士士奇驟遷至三孤踞六曹上遂不復領院矣第文淵內署與諸曹異文移往復猶以翰林行之今雖稍稍變革而猶有二存者如史成焚草中貴傳旨猶傳大學士爲翰林學士翰林公署中左設大學士三座學士一座而講讀學士東西對列是也學士秩雖卑而職與內閣通

尚書非周官也自秦寄國事于丞相而內庭有尚書其爲令丞不可攷但其職惟以通章奏而已漢興至武帝而始削丞相權躬自攬斷而中書令以參尚書至臨崩而始命大將軍霍光領尚書事裁斷萬幾可

不之丞相則亦不爲人主

否保護萬乘兼馭宮禁而九卿將軍守相所諮白不之丞相而之大將軍稍自抑絀至大將軍王鳳而復修光故事權至侔人主丞相取充位而已成帝始置尚書令各一人尚書四人凡四曹曰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後又益四直三公曹是爲五曹然不過一大將軍掾屬而已後漢光武不以政委三公天下章疏皆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而至孝明以後天子初即位輒置錄尚書事以太傅若之或以太尉參之然時置時罷而令僕射及尚書號八座其可否庶務即今之內閣而案考巧法詰責公卿又有今所不敢望者然令秩不過千石僕射公百石尚書六百石銅印墨綬令以久次始得爲郡守用望遷九卿而尚書至有補大縣令者以故委寄雖重而不敢萌肆心至魏晉時令僕不出爲他官往往逕爲三公如山濤衛瓘或領開府如荀最而居端揆自命矣魏分尚書五曰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晉分爲六曰吏部五兵客曹駕部屯田支度而尚書始以其職入銜矣渡江後吏部爲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凡五歷宋齊梁陳又加都官爲六當是時六尚書雖分寄省事于令僕不稱屬而吏部尤重沿至北齊周隋

有錄公則錄爲眞相而令僕爲參執無錄公則令爲眞相而僕射爲參執無令則僕射眞相矣而中書主奉行門下主封駁與尚書省次體而爲參執唐自太宗爲尚書令遂罷令不復置而至高宗以後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始美其名以爲侍中中書令優老之階而歸重文武二選其後遂以中書令爲右相兼文部尚書而李林甫楊國忠居之左相兼武部尚書而李適之陳希烈居之尚書之重蓋未有甚于此時而左相武部其權寄不能右相文部之士二亦人主爲之低昂耳至德以後侍中中書令復以重故爲勳臣加秩而二侍郎同平章事爲眞相資望之深重亦有至中令侍中者其左右僕射或以爲加秩或以優資大抵省事非關係天下大計而六尚書亦因之矣宋初以至元豐政和淳熙宰執之更改不常而六尚書之係尚書省如故元制中書省令丞相平章左右丞參政以釐天下之務而吏戶禮兵刑工六尚書爲曹官率屬分職其尚書省遇理財則以權幸臣爲之往往奪中書柄然不數歲輒革而以尚書部隸中書省于職名頗不維矣明　高皇帝下江南即置行中書省自領之即吳王位改置中書省而于六尚書勢不

遑設洪武元年始備六尚書皆正三品而侍郎正四品郎中以下品秩有差而皆隸中書省。一仍元舊獨戶部事煩設三四科尚書尋亦罷十三年丞相胡惟庸以專擅蒙蔽誅分其職于吏戶禮刑工兵部分五大都督府爲五而攝其樞要于兵部陞尚書正二品左右侍郎正三品雖並稱政府而名位不極事權不專天子之威福無下移蓋隱然周世六官之嫩而獨冢宰不制國用司徒不掌政邦教以此小異耳。建文之主歸重左班以故進尚書正一品增設侍中正一品侍郎品如故欲以踞五都督之上而權輕位崇遷

拜太驟識者以爲未然。至　文皇即大位而悉從洪武之舊矣。是時改北平故燕國爲北京設刑部尚書以總布按二司事行都督府總都司永樂四年上狩北京討北虜經畧定鼎之業雖備行在九卿然皇太子以元良監國大小庶務悉以委之。唯封爵大辟及除拜三品文武職六科都給事中以聞。而戶部主糧餉兵部主軍旅禮部主朝儀始以行在尚書夏原吉方賓呂震扈從。而九卿印務往往令原吉兼攝。是時六部政本猶在南。十七年而皇太子歸青宮。以皇太孫留守南京。六部政悉移而北。十八年行在六部行

尚書輕以宰相非人也

在諸九卿皆稱南京洪熙元年天子留意豐鎬諸九卿大小之在南者皆落南京字而六部復稱行在宣德三年始定如永樂弘正以還內閣日益重而六尚書日益輕然老臣勳業稍重加三孤東宮三師共吏兵之長猶能與之抗而至分宜之得政則若外藏矣

都察院古御史府也自周官御史掌贊善授法令秦人因之自漢益重置大夫以貳丞相銀印青綬位上卿于萬機無所不參攝每丞相闕則大夫以次選代成京之際遂爲大司空與丞相大司馬俱封矦位三公金印紫綬後雖旋改而建武以還遂定與太尉司徒仍三公故鼎足承君矣當御史大夫有中丞二在內則掌蘭臺秘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外則督部刺史與丞相司直司隸校尉察舉非法自大司空設而中丞廢獻帝時尊權將曹操并太尉司徒十丞相俾任之而郤慮以御史大夫爲之副然不復置中丞至魏黃初建司空官仍罷大夫不置而歷晉宋南北朝以至北齊後周別設中丞主臺事而御史府自是稱臺矣後魏以至北齊改中丞爲中尉最號雄峻若李彪崔暹之類糾按貴戚威行朝省瑯瑯帝子之

尊。尚假赤捧之威以自張。餘可推也。隋始復置。大夫罷中丞。唐初亦因之。有以其官爲大司憲者。以臺爲正肅者。而職任如故。開元之際。復爲御史臺。而大夫與中丞不並設。其職俱以振綱紀察奸弊。中丞秩雖卑大夫。而雄峻過之。至有逕入相者。宋初有中丞而無大夫。其屬有侍御史監察裏行知雜之類。大約三司使學士承旨以爲班。知諫院司諫正言以爲表裏。參知樞副承郎僉院以階進。監司牧守以待退。至元而尤重其任。設大夫從一品中丞二品侍御史從二品治書侍御史正三品皆爲長官。當是時札牙篤帝有恒言中書省樞密院。吾左右手也。御史臺。治。吾左右病者也。旨矣。明興。其初制一循元舊。當是時左右大夫湯和鄧愈數膺斧鉞寄外出。而中丞劉基章溢理臺事。其後汪廣洋陳寧輩俱遷大夫。洪武十三年。胡氏之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中丞。俱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始改爲都察院。然僅正七品。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史。十六年仍爲正三品。明年爲正二品。于是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僉都御史正四品。職糾劾官邪。申辨冤抑。而所屬御史分爲十三道。御史巡按以至

都察院亦有回院理事之例

他公差回奏論還則考績然御史獨不係都察以示相得糾察之意建文初改爲御史府都御史一員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員品如故故十三道御史曰左右兩院監察御史永樂鼎革悉復洪武之制其後移都察院于北京而留者曰南京都察院署如六部矣其以左右都御史而下總督提督參贊撫各鎮者初自本院出曰公差事或得代則回理院事其後不勝多則往往自部佐卿寺藩臬遷轉亦不復歸院以爲衆御史大夫中丞左右都御史及左右都御史出鎮者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表

高皇帝初中山武寧王達等下陝西遂悉平甘肅寧夏諸鎮奏慶肅三公鎮之而庆伯都督耿秉文等理兵政間命宋禧諸國公一按閱操練而已永樂始命寧陽侯陳懋西寧侯宋晟鎮寧夏寧遠侯何福等鎮甘肅而文臣不過分理文移治糧餉而已正統初西虜弗靖始命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諸軍据總兵官任禮蔣貴上討平而陝西右都御史王文陳鑑分歲鎮守然寔未嘗合三鎮而歸一總督也成化初滿政據石城叛詔右都御史項忠總全陝三邊兵討之已詔右都御史王越右副都御史馬文升總兵如之然

有事而置事已則革不爲恒也弘治十年始起王越
以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總制禦火筎十一年二十五
年秦紘以戶部尚書守如越自是定矣嘉靖十九年
避制字改總督（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年表）
洪武元年師未下廣東西命永嘉侯朱亮祖出鎮廣
永樂中廣西則都督韓觀山雲侯柳溥相繼爲大帥
得專征及誅賞獨有文臣督撫之寄至正統十四年
苗寇蠭起廣東則命侍郎揭稽廣西則命侍郎李棠
各巡撫之然二廣地勢犬牙賊東西豕突來往叵測
而武臣自守便利不相策應天子用兵部尚書于謙

有總督則巡撫可不設

布人任人

言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總兵
以下悉聽節制一切便宜從事然事已即歸不恒設
馬昂再以提督至葉盛以巡撫至成化元年復命都
督趙輔率大兵討之陞浙江參政韓雍爲僉都御史
贊理軍務然于制書特重雍既平寇遂命總軍務兼
理巡撫久之雍以兩廣土地廣遠恐餘孽復生重貽
邊患請于朝願得文武大臣分理其事上命副都陳
濂撫廣東僉都張鵬撫廣西而雍專治軍務以憂去
五年復起雍以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于梧州開設
總府居中調度兩廣副總兵參將而下悉聽節制而

兩廣巡撫不復設仍統于總督正德十一年改都督
爲提督嘉靖四十五年因廣東寇發遥制不便兵部
題准總督軍務止撫廣西于廣東另設巡撫至隆慶
四年改總督閩廣兼理糧餉巡撫廣東于廣西另設
巡撫總督兩廣軍務年表

永樂中皇太子監國南都府部大小諸臣六軍按堵
如故自二十二年皇太子即位爲仁宗亡何晏駕皇
太子來自南都即位是爲宣宗始制詔太監鄭和王
瑾總下西洋及留水陸兵馬與駙馬都尉沐琮襄城
伯李隆同督守備于是和等稱内守備琮等稱外守
備而亡何琮罷隆專督守備久之以南京戶部尚書
黃福參贊機務參贊所理專外守備亦時與内守備
參蓋位差亞而權實重南京守備協同參贊大臣年表

國子監古太學也祭酒古宴賓之尊長者先舉酒而
酹地者也博士有之郡邑三老亦有之至晉而始以
祭酒屬國子遂爲諸生師　高皇帝因元之舊不廢
其僚有司業監丞博士助教典簿正學錄掌饌之

類祭酒正四品尋降秩爲從四品以鳳陽爲中都亦
置國子祭酒未幾革永樂間都北京設國子監其國
子監冠以南京國子祭酒年表

三省之意古與今大畧相同但前代都未盡善中書
尚書官尊得門下省相爲持衡惟漢武宣以任宦者
弊於褻成帝以更士人弊於輕晉宋而來以屬相臣
弊於合光武事歸臺閣則繼之者弊於尚書任重魏
置秘書令監典尚書奏事則中書客勿弊於尚書疎
遠東晉南北朝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弊於權歸門
下唐武德中門下省署政事堂開元後移政事堂於
中書省皆先議同而後行之宋宰相兼統三省以三
省爲空官元以中書省爲都省弊於和光而無建白
呂公著司馬光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行事議者謂
既同進呈不應自駁已行之論蓋無補於事也宋宰
相權合三省所籍後省給舍尚存參復之意元豐制
則以給舍爲宰相屬官由是風采茂聞矣我朝　太
祖深識此意重六科封駁與天子抗議而特卑其衙
超越前古之見其一洗諸弊者乎　三省

景泰間以易儲事文武大臣各進師保之銜天順初
悉革罷天順五年曹欽反李賢幾被害獨加太子少
保至成化初復加少保吏部尚書王翱加太子太保
其後或以考滿加或以論功加漸無制矣故以道德
爲王者師官不必備惟其人乃借爲寵恩榮養之資

不惟涸王者不僭之賞抑所以長臣子自恣之心至於身殁濫爲贈典則尤其無謂者矣師保

永樂初建內閣於東閣門內取翰林翀縉等七人在閣辨事止以備顧問官銜學士而已終永樂之世楊士奇楊榮官止五品是時尚沿　太祖之意欲卑其銜以殺其勢至仁宗朝其意漸失一在閣資深又東宮誼厚乃陞楊士奇爲禮部侍郎尋加少保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爲大常卿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溥爲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此三楊特恩破格之始也後楊榮陞尚書授以工部蓋不欲以兼官壓六卿之上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因九年考滿陞禮部尚書至英宗時復命入閣故宣德以前內閣與外九卿爲平交執禮持法不相顧忌宣德以後三楊眷重漸柄朝政英宗以九歲登極事凡啓　太后太后避專令內閣議行此內閣票旨之所由始也然三楊權在不妄用及楊榮卒於正統五年楊士奇卒於正統九年楊溥卒於正統十一年則漸改於其舊及景泰易儲之後雖　天子亦籍內閣以爲已用但其官品如蕭鎡江淵許彬王一寧商輅等皆不脫學士之銜天順初李賢始以兵部侍郎陞

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閣薛瑄由大理卿陞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成化弘治多由侍郎陞尚書入閣若先陞尚書則無入閣之命至正德初劉瑾亂政其黨焦芳直以吏部尚書入閣蓋以外寮之首而入主中秘之權然亦陰執其柄至張孚敬則直以相體自尊危坐諸卿之上而名委之以後則廣容奔競典內則禍福響應漁外則餽將鱗集有不可勝言者矣（內閣）

問吳元年置翰林院開禮樂二局洪武初局廢已而設學士承旨侍講侍讀直等學士及典簿待制修撰

應奉編修典籍檢閱官洪武十四年華承旨直學士待應奉檢閱典簿又設孔目五經博士侍書待詔檢討至十八年定學士侍讀侍講學士為正官孔目為首領官經博士典籍侍書待詔為屬官編修修撰檢討為史官又有秘書監弘文館起居注亦皆華先是十五年倣宋制設華蓋武英文華殿文淵殿東閣大學士後先創革必有說乎曰　高皇帝初定東南首召陶安為學士制度儀章悉安所議嗣是宋升詹同宋濂魏觀劉三吾葛鈞皆有籍焉洪武初典禮肇修局且廢制誥記史藝翰有國之首翰乃立諸員而總

以學士爲提綱學士文學之成者以之侍其讀侍其講以親其所御其考經執籍執書應詔更以供其所役編焉撰焉檢覈焉以記其所行此建置之周也中間謂其繁而革之亦各有指殿閣之沿於古即承旨學士直學士之職也制應奉即知制誥之事也檢閱即檢討之官也秘書監即典籍之司也起居注即史官之業也弘文館即五經博士之屬也蓋廢置有因典司無缺而設立甚明其後不就列陳力典客非奉直原司制誥非承旨舊意修書非史官故業撰著非學士本色或非昔之舊矣（翰林）

國初立大本堂合親王居之是時制未全備永樂間定文華殿講義師少詹事鴻臚給事衆官講畢齊出及有召問衆官亦必齊入若獨進獨留許給事鴻臚（宮僚）司直清紀糾劾天順間革選秀才以充伴讀皆所以慎清接與不令見聞之雜也（宮僚）詹事府掌侍從兼輔東宮舊設司直清紀職掌糾彈（司直清紀）今官且不設矣況繩愆糾繆哉

漢初以合治矣其終也以分庾王而亂矣宋初以合治矣其終也以分南北而亂唐初以合治矣其終也以分藩鎮而亂正統而後或變生于腹裏或釁起于邊

有好巡撫則總督可無設

陲而諸邊諸省一時撫臣多不能振聯屬之策興討罪之師保境以自全擾城以自守直爲是懍懍爾若虜之也先河北之趙賊西蜀之廖寇江西之華林及藩豪入閩之鄧茂楚之麻陽廣之岑猛滇之麓川猖獗震蕩而各省撫臣皆相視而莫之能相救必設總督而後能平之彼其時非盡撫臣之怯也亡算也爵並權均夫兩大不能以相使而況十數大乎勢分故也列聖振長策而議聯屬邊方腹裡多設總督以聯屬而節制之若連環然且須之勅如一省難作則總督調近省之食與兵或擊其首或邀其尾或倚其

左或爲其右有難則合制之難已則散而歸之無借兵之苦無萃食之擾語曰分指之十彈不如合掌之一擊此分合利病之說也制勢之策善之善者也難之者曰多設總督恐多擾則不便多費則不便不知今天下薊遼已設總督矣宣大山西又總督以聯屬之陝西三邊又總督以聯屬之四川雲貴湖廣嘗設總督矣事平罷不設假令至今存也調諸省之食與兵捷而制莽酋耳且兩廣有總督矣閩浙直又設總督以聯屬之事平又罷不設假令至今存也調諸省之食與兵直拉朽而誅漸兵之亂矣近又從言者

河漕總督得提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之兵浙江江西湖廣之兵是中原一總督也即有師尚詔者弄兵釜中第合諸路坐而烹之爾惟河漕大臣不當令兼巡撫鳳陽爾夫鳳陽乃是陵寢之所鍾也中原之所樞也其地重其勢尊烏可以河漕帶爲也且古治水者八年萬里于外又安可羈繫一隅哉決以另置巡臣便由是言之則邊海增兩總督足矣鳳陽增一巡撫足矣增三臣而天下安何費之足云且無事則總督不得侵巡撫之權有事則巡撫不得抗總督之命若川雲總督當駐滇或兼巡撫閩浙總督當駐浙或兼巡撫尤屬省便又不必增官矣河漕總督中原當駐淮而江北巡撫當駐鳳陽此大聯屬勢也而鄖陽（總督）賴州之軍門又小聯屬勢也如此則常合而不分問總督軍務官本朝始於何時曰都御史總督軍務自正統四年麓川之役王驥始也總兵官悉聽節制既以兵部尚書帥師當王振好大之心遂擬糧儲故事糧儲稱總督宣德中始也繼是而巳巳之變虜薄都城石亨營城北于謙督之孫鏜營城西則江淵參之而巳繼是而四方多警類率如例如馬昂於兩廣石埃于關外王來於湖廣侯璡於雲南然事平則罷

又繼是景泰天順及成化初、白圭葉盛韓雍等、皆稱提督、意屬協同。勑以贊理爲云。又繼是則爲任官矣。成化六年開總府於梧州、此任官之所由始也。三邊總制、自弘治末年秦紘楊一清張泰始、便於徵發策應、今亦爲任官、夫議者秉低昂文武之鈞、濟兼制勦綏之術是矣、而進止異同、束於和混、內外援搆隱於奸宄、其能制而協之、更當潤餘、令必無伏機、不亦盡乎、又繼是而陳金華陽之役、陸完劉六七之役、至統制七省者。後事而或援以爲例。其必有慎而馭之。則可矣。總督

老成之言

巡撫同給事中出

天下設巡撫都御史洪武未有也　太祖不欲以重臣令典錢糧兵馬永樂十九年勑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十三員各同給事中一員巡行天下是謂巡撫宣德間令巡撫官每歲八月一赴京議事蓋不欲疎逖以懸機重景泰四年纔差都御史其意尚在執持風紀有故則入參廟議而握纍之柄則有司存自是則曰整飭曰提督曰總制曰鎮守又復典兵部尚書侍郎之職兼都御史百寮群將俯首聽一人之謀似于兼制少疎故復以巡按權參殺之然表裏異同痛癢不相關而司鋒鎬者每掣肘不能自盡是近

年失事并罪撫臣誠得肯綮而當道執要可愈施矣
夫天順間石亨曹欽請罷巡撫正德間劉瑾取回巡
撫彼固借私以逞要亦不爲無說苟使其置布腹心
則其爲毒又不可勝言（巡撫）
問巡按御史復命以銷繳勘合七分爲稱職近固即
其數而踰之者矣舊百執事各職其所司而令巡按
百務萃攬事大繁而反易集謂之何哉則其所爲集
知非昔日之詳也曰按憲綱巡按受理詞訟必自各
衙門斷過不公者其所受理必親決不令批發懸意
向於喜怒夫然事可直見而上下附同之流塞矣（巡按）

太祖設科官始示名元士又名士源蓋言繫之重也
弘治前以進士簡仕注銓意在初出仕人無世情入
心必能恪守成法率眞不懼弘治十五年馬文升題
議始開行人博士兼除之例而推官知縣行取入選
則正德中始也　國初新進士分習九卿衙門各衙
門朝夕親試堂上官以其通敏諳歷頴出者咨銓司
首充科選（十六科）
問科道部屬陞小京堂宜否乎曰此弘治初例也超
拔任賢亦何不可直須慎用之耳天順以前方面勢

重又不爲部使所困其遷轉與小京堂等成化間始重小京堂之職內閣吏部乃以是推爲駕馭科道之法成化末知釐此弊不許科道陞轉只于郎中內選用弘治改元乃始有兼補之例近來則全以吏部科道充之夫欲重其任則輕其銜　祖宗用人本意蓋隱其後以殺之所以特心不萌而逸意自戢今必并其所後而便以圖焉非法之宜也　小京堂

問推用方面官吏部舉兩人以聽簡任例始何朝曰此天順末年例也李賢在閣爲之宣德間三楊用事勑方面有缺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親民要職盡出私門銓曹專業乃成虛設矣此可行於三楊而不可行於後世三楊後此例亦罷止吏部查各衙門歷俸淺深奏除夫查其年資出補固必然之限而低昂品器復所不能齊試課稽覈是持過此以往則未之或知耳　推用方面

問兵備憲員始設於何時曰此弘治間例也馬文昇居本兵慮武職不修故增一臬員以勑之時內閣劉健力阻而不欲行後因奏設九江兵備都給事中夏祚疏論不可着劉馬回話劉馬皆秉正未克濟時而議見迥不協何也劉欲修祖宗之舊以振武備馬則

拯倉卒之急以釐宿滯。兵備　天下教官幾三千員注銓者以御末才舉人乙榜令就教洪武十八年例也而今故以耽鈍居乙榜以應之正統八年令副榜限年非三十不除蓋惜之也歲貢令就教景泰元年例也而貢至景泰非衰敝不能與納馬納粟四十五歲令就教成化元年例也而其意固將以備雜流矣弘治間懲其大甚一切革不准除正令舉人歲貢及進士內外見任官科目出身願就者聽弘治十五年許教官如憲綱例入御史選然不能實崇之使得盡職抑末矣今之部使劾有司不職則曰堪以任教夫模範不立乃欲責士以行豈不甚難矣乎。今欲尊師寮嚴士養慮於貢員未澄欲並用三途慮于貢法無制古鄉舉里選以得士而今獨不可行乎若科甲之外依古薦舉而充歲貢之額嚴其法必得眞才而並用以爲教豈不爲養士之聖哉。

教職

本朝武選之途其初溪重錄蔭洪武二十二年兵部五軍府官奉旨華蓋殿衛所官員不肯教兒子弓馬如今但有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了手。蹴圓的卸了脚做賣買的發邊遠充軍。已而府軍左

濬哉宜熟讀

衛千萬虞讓男虞端吹簫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了龍江衛指揮伏顯與小旗姚晏保蹴圓卸了右脚能不驅而自盡其職其後安於世胄統裨恣情不得已而思收異才宣德五年正統八年成化八年各有旨令天下保舉有謀勇者用之其天順八年始開武舉成化四年弘治十七等年各有恭定條例然所取甚少初止取二名七名至十五名三十餘名及嘉靖年間應襲大壞故此途漸重乃非武舉不得陞調於是世胄擁爲虛器而功臣之澤斬矣（武職蔭襲）

霍韜曰國初用薦舉次之科舉爲輕今則科舉爲重貢舉次之薦舉不行矣故有行同盜跖心乎商賈者能染翰爲文俱隸仕籍此士風所以益偷也（薦舉）

謚法

（文）經緯天地　脩德來遠　勤學好問
道德博聞　慈惠愛民　敏而好學
愍民惠禮　剛柔相濟　忠信接禮
脩治班制　施而中理

（武）克定禍亂　保大定功　威强敵德
剛强直理　剛强以順　闢德斥境

拆衝禦侮　刑民克服

成　禮樂明具　持盈守滿　遂物之美

通遠强立　安民立政

康　安樂撫民　温柔好樂　令民安樂

淵源流通

獻　聰明睿智　響惠内德　智質有量

懿　柔克有光　温柔賢善

元　體仁長民　行義悦民　道德純一

立建國都　思能辨衆　立義行德

尊　法度大明　敬慎高明　出言有文

景　着意大圖　由義而濬　布義行剛

宣　施而不私　善問周達　誠意見外

聖善周聞

明　照臨四方　任賢致遠　獨見先識

諧懇不行　察危見情　招集殊異

昭　明德有功　聖聞昭達　昭德有勞

正　内外賓服

恭　卑以自牧　尊賢貴義　不懈爲德

敬事供上　愛民弟長　執禮御賓

尊賢讓善　執事堅同　敬順事上

正德美容　既過能改
莊　嚴敬臨民　威而不猛　履正志和
肅　剛德克就　執心決斷　正已攝下
穆　布德執義　中情見貌
清　避遠不義
定　安民大慮　安民法古　純行不爽
簡　治典不殺　平易不訾　正直無邪
一德不懈
憲　賞善罰奸　博聞多能　行善可紀
敏　應事有功

端　守禮執義
敬　夙夜警戒　夙興恭事
介　執一不遷
裕　强學好問
通　物至能應　事起而辨
白　内外貞復
靖　寬樂令終　恭已鮮言　柔德安衆
賢　行義合道　明德有功
貞　清白守節　大慮克就　不隱無屈
孝　慈惠愛親　五宗安之　大慮行節

能差能恭　繼志成事　協時肇享
秉德不回　幹蠱用譽
危身奉上　推能盡忠
盛衰純固　臨患不忘國
廣方公正　柔質慈民　施勤無私
愛民好與　柔質愛諫
柔遠能邇　不剛不柔　號令民悅
推賢推能
和好不爭　兆民寧賴
名實不爽　忠正無邪

柔德教衆　秉德尊業
安民有功　恭儉莊敬
奉義順則　若以刑服遠　猛以強果
賞功刑懲
強義執正
率意共用　見義能忠　先君後已
制事合宜　除去天地之害
取而不貪
強毅果敢　追補前過　致果殺敵
壯　勝敵志強　敭圍克服　久於厚野

兵甲亟作　屢征殺伐　武而不遂
潔　不汚不義
節　好廉自克　謹行制度
襄　闢地有德　甲胄有勞　因事有功
愍　在國逢難
良　小心敬事　温良好樂
勤　能修其官
密　追補前過
温　得性寬和
榮　寵祿光大

順　慈和徧服　和比於理　慈仁和民
僖　小心畏忌　無過爲僖　質淵受諫
　　小心恭慎
純　中正和粹
果　好力致勇　好學近智
修　勤其世業
顯　行見中外
恪　敬共官次　威容端嚴　温恭朝夕
毅　善行不息　温仁忠厚　能紀國善
思　追悔前過　念終如始　謀慮不僭

外内思索
寬裕温柔
慈仁短折　失位而死
懷情不盡　不顯刀國　隱柫不成
見美堅長
肆行勞祀　年中早夭　恐懼從處
以德受官　以功受賞
弱無立志
貞心大度
擇善而從

愛民好治　思慮深遠
除殘去虐
剛克爲伐
威德剛武
辟土兼國　朝尤重視
柔質受諫

周人制謚美刺並陳所由來長遠矣我
之　高皇帝至不以私諸子。一何嚴也。太史公曰謚
者行之迹也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殆庶幾乎周
人之遺意焉　國朝謚法有美無刺實始於賀侍郎

銀說者謂與初指稍異竊以爲非然也美刺並陳不如無諡矣何者所　激厲者顯而其指淺也今制大都非尊貴不得諡非起家翰林不槩以文諡蓋功德名位參互用之美者自美亦有隱刺於美者矣今其諡具在試因其類求之深恩哉　朝廷易名之典鄭先生分類之意維鏡可覩已嗟嗟斯固太史公家法也　諡法總論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卷之十九

国史編

吏曹類

任官考

當漢時疎節闊目、視成周舉蔡已遠然貴廉潔賤貪汚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不得推擇爲吏而簡易弘恕下賢之至意怛然故漢官特循自晁錯議貴粟詔民入粟邊以差次拜爵、而吏道雜矣當是時干戈日滋財賂衰耗、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後府庫益虛置武功爵、諸負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

先除軍功用越等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已入穀入牛羊入奴婢若煑鹽治鐵者皆補吏吏益雜不選而多賈人其後世家子弟富人闘鷄走狗馬弋獵博塞亂齊民令相引數千人謫之曰株送徒乃其入財者得補郎官職耗廢矣孝昭時修文景之政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而郡國所舉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願子歸賜帛人五十匹得罷邊初三公舉茂材廉吏各一人光祿歲舉郎茂材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各一人廷尉大

司農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各二人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廉以未久不辨知也又詔三公用故事以四科取士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一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二明達法令能決疑事案章覆問中御史三剛毅多畧遇事不惑才任三輔四諸皆有孝悌廉公之行乃辟其刺史二千石察吏孝廉茂才尤異者務實覈試以職乃舉有不稱并坐而是時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如舉時朱浮刺以爲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職不復下三公三公不復遣掾吏按驗澄察然後黜

事爲耳目是尚書之平獨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苟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有罪者心不厭無咎者被空文非所以經盛衰貽後世也大都漢時士以經學行誼自守高而三公辟士以能致賢才自副諸博學洽聞修潔之儒致有五府俱辟四司並命者州牧於士望先以禮托爲布衣交已乃辟用其辟除不赴者爲題輿虛坐不更署其重如此而南陽樊英之倫至厪天子備玄纁玉帛禮聘之其廬既至天子降寢設壇場几杖尚書奏引延問失得如侍神明而宏儒遠智貞人潔士激揚風流者猶矜矜然隱遯不汚

也豈非盛哉故黨錮之禍前踣後振政濁於上議清於下大權盡去天命且改而姦雄盜篡之夫猶逡巡郤立而不敢動有以也張九齡爲上言天道雖遠其應甚邇乖政之氣溢爲水旱今六合元元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則刺史縣令陛下所與共天治親民者也苟非其人水旱繇之今京輔雄望之郡刺史猶曰少擇若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類多非人其繇京官出者皆身坐疵負政無善狀或附會以忝高位而勢衰形露以不稱遷刺史已然況縣令乎昨廢國家之本務務本之職而輕之承弊之民而擾之而

聖化此銷鬱矣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欲內外均勞謂宜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聲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不使十年在外則天下從可治也且今天下不治于上古而事倍於往初吏部條章舉贏千百巧猾晉徒因緣爲姦夫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于案牘而忽於人才凡稱吏部謂其能爲官擇人因賢授任者也今膠以格條據資注職士人有平配之詩官曹無得賢之實誠令刺史縣令精覈其人管內當舉選者精考才行然後送臺

吏部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舉多可官之才吏部因成無庸人之擾矣今歲入選者萬計京師米物爲耗冒濫抵於此而方以一詩一判定其去留豈不遠哉且用人宜第其高下賢否不淆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于天下之士必爭務刻意修職飾事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會考功員外郎（選曹）不稱爲士所詆訶詔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試禮部選士自此始肅代兵興天下多故舉選濫而銓弊禮部員外郎沈既濟上書言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叙者三科曰德曰才曰勞而已今選曹之法乃在

書判言辭之間、夫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就令執此無失猶乖得人、況耳目聰明、又有所不及乎、此其弊在法、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於魏齊、多由請託、其時議者以爲外濫不若內收、於是罷州府之權、歸之吏部、今吏部之弊極矣、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宰臣進叙吏兵部參議六品而下及參佐之屬聽牧守選之、以清其源其辟用非公則吏兵二部得察而劾之小加黜譴、大寘刑辟、委任責成、孰敢不勉、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郡之濫其門滋多、均之爲濫、曷若杜衆門而歸一門乎、答曰、州郡有濫雖多門而易察、吏部有濫、則一門不可革也、或曰、當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易法而求理乎、答曰、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開元天寶之盛、以慶賞不軼、刑威必齊、而理之匪由吏部臻此也、向令此時、用辟召之法其理不彌久乎、故州郡察舉在兩漢則治在魏齊則亂而魏齊之亂不勝於兩漢之治也、吏部選集在神龍則紊在開元則理而開元之理不勝於神龍之亂也、陸宣公贊秉政、始白令臺省長官得自舉所屬署名奏、後考不稱坐舉者而讒者以諸司所舉多親故招賄賂尼之

上以語贊贊對曰臣待罪宰相政柄攸歸銓擇自亏豈不誠願然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偏諳多士展轉諮訪然後得知則是變公舉爲私薦其於情故必復滋多杜岐公佑言昔之論選舉者或云官繁人困要在省吏或云等級猥多患於速進或云守宰之職所擇殊輕或云以言取人不如求行是皆能知其失而莫能究其所以失也蓋昔秦法唯耕與戰始得入官漢有賢良方正孝悌力田之科而常歲郡國以丁口率二十萬而貢一人約當時推薦天下僅以百數則考精擇審固其勢也我唐開元天寶歲貢舉輒數千人而門資武功伎藝胥吏雜流入仕者又不可勝記比於漢代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等級猥立選限以抑之乎秦氏列郡三十兩漢列國百餘太守入爲公卿郎官出宰縣邑皆得便宜從事澗畧苛文惟責成效寄委既重酬奬亦崇今之郡符三百五十州縣遞降倍復八九而職司利病不得自專八使十連動相稟覆地里體薄勢下任輕誠徒勞而難功冀超擢以速化常情進趣共慕榮達又何暇淹留著績爲乎後魏崔亮爲吏部尚書人無賢愚以停解日月爲斷魏之失才實從亮始隋文盜有天下不欲權分州郡內

外一命畢歸吏部使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掫州郡之權夫以萬里封域九流叢湊而掄才授職一仰吏曹以俄頃之間旋定才行之優劣故尊賢之道先於文華辨論之方止於書判靡然猥雜銓綜無紀故閱經號爲倒援徵詞同乎射覆置循資之格立數選之制壓倒示其定限平配絕其踰涯求其無失不亦難乎夫爲國之本資乎人昵人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治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人重士著而各反於本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安黎庶矣宋初太祖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若經學優深有師法詳閑吏理達教化凡三科不限資見任官及草澤並得充而郡縣無應令者已又許士得詣闕自薦而應舉者三科歲惟止二人對制策又不稱閣疏賜酒饌勞遣之蓋天下亂人不習於文事而然於是詔諸州察孝弟力田奇才異行若文武材幹可任使者其送闕凡七百四人召試無可采自陳習武韜上怒曰是宜隸兵乃皆號呼求免得罷去詔劾所部官濫舉則州郡權輕察舉不審覈之效也於是始復重科舉科制大都因唐而進士科亦特重已又定諸州貢舉條法及殿最之式

而川蜀道所貢士縣次往還續食以示優翰林學士
坊知貢舉而入第武濟川者入對陋召問語失次上
惟問已知爲坊鄉人也黜之而親覆試諸進士終場
下第者數十人賜及第坊坐絀蓋進士廷試始於此
其入選法有貢舉有奉蔭有攝署有流外有從軍凡
五等而吏部銓惟注擬州郡幕職兩京諸司六品以
下官皆中書特授內外官不署本職以差遣爲資歷
其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而上內職
樞密院主之使臣三班院主之其後分典選爲四曹
文選爲審官東院爲流內銓武選爲審官西院爲三

班院而中書有堂選郡縣有奏舉不皆隸於有司而
頗重舉官是時天子懲方鎮擅官之弊藩郡闕輒遣
京朝官權知置通判諸州各一人詔於幕職及州縣
官任職者舉充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等四十二人舉
才堪通判者各一人已又詔諸州官員闕毋得以攝
官涖事以闕上有司選注已上念銓衡憑資歷而英
才沉困也諸詔吏曹署人才可副升擢者送中書引
驗拔擢之已上念領表民久困於苛政思惠養令吏
部銓自荆襄以南州縣選見任年力壯有幹理者判
嶺南諸州得携家之官其後命參政盧多遜正選法

違復補闕湏定經式而銓綜亦有叙矣上御邇英講
周禮三年大比州里賛鄉大夫廢興上曰古選士如
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令裁
其數而屢舉之則何如下有司議有司言數舉則無
滯才人少則易撿察而鮮僞濫又令寒苦藝學者得
自進臣等愚所不及請間歲一貢舉如詔書於是進
士諸科咸解額之半增明經科意寖寖重經術矣已
下詔言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科獨罷不
設謂俊異何其復制科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時蘇軾轍兄弟應制對策攻上身及後宮語悖直考

官胡宿欲黜之上曰以直言策人而以直棄之人將
謂何命優與轉官退入宮喜太息曰朕今日爲子孫
得二宰相初兩府始入得舉官上曰薦士不考才而
以輔臣故得進無謂也命罷之已又罷內外舉官歸
吏部審官院選調已又詔川陝福建廣南官迎送勞
苦聽轉運司立格就注免赴選而吏曹言選法遠近
迭居而四路人許連任本路令自便傷偏濫相安石
曰選人之分遠近者所以均勞逸也中州人不願遠
適四路人樂就家用之即兩得所欲庸何傷況省吏
卒將故迎新諸浮費顧不益耶吏曹又言今蜀人在

仕籍者特衆、今自郡守而下、皆得就差、一郡之官、土人太半、僚采吏民、皆其鄉里、難於徇公、易爲合黨、請收守令關歸之朝、而他官量立限、兼用其土之人、庶可經久、奏上、法不爲改、但嚴提刑司互察之科、然安石本卞急好人、佞已而諸新進生喜事者、驟登顯要、置宮觀處老成耆舊、用捨倒置、法雖詳善、亦終不能以自行也、高宗爲康王時、帥河北、見州縣官以三年爲任、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心爲去計、而久任之議興焉、已薦舉法久益弊、孝宗嘗嘆言薦舉欲得人、而干請長、奔競滋弊也、相茂良曰、三代良法、亦不免於弊、今欲精選監司郡守、非薦舉無自知、上曰、今雜舉則衆論久而定、經中書考察則除授精、亦遴選之道也、時天子晉意考課黜陟之法、乃非久而弊上諭輔臣曰、考課欲明藏否、而司考者以喜怒行之、是滋弊也、自今當精擇監司而以臺諫舉察、如故善終、宋代每鄉舉縣令佐、察人士有行義者保任之上州州覆實上本道使已保任而有缺行罪保舉者、其進士科最重、而舉首僅以京散秩判州郡甲乙科、而下取試邑丞簿尉、令練習民事、無驟登華近者、則百代不可易也、番陽馬端臨之言曰、虞廷九

宋舉主亦未見實行

載采德成周賓興賢能惟尚德也兩漢刺史得專辟舉魏晉中正甄采行實抑猶得行能之士焉自世之衰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於是磨勘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權以科目取士而所程者詞章於是操瓢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瓢末技而專尚乎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磨勘小吏而專拔其資格二者又各爲防閑撿扼之法以相伺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焉者矣明興高皇帝開天治人惟求賢之爲急下金陵即令有司舉賢才武畧之士洪武元年下求賢詔曰向干戈擾攘疆宇未一養民致賢之道未講也獨賴一時輔佐之功匡大業於底定山林巖穴念豈無懷才抱德之賢何隱而不列也豈朕政令靡常國無法守與抑刑辟煩重人懷其居與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與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欲堯舜君民豈固甘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方將與諸儒日講明治道以沃朕心巖穴之士能以賢輔朕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三年乃下開科　詔曰朕特設科舉起天下抱才懷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相副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品學識命官焉超衆者顯擢使中外文臣

一。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不與。六年　詔科舉取士。終浮文。罷不設。令有司察賢才。先德行。次文藝舉用。十七年。復科舉法。命禮部頒科舉新式行焉。是年冬。即　詔各布政司府州縣官舉秀才人材。必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道藝著聞州里之人以充。從鄰里保結。命有司驗實。蓋科薦並行。初定金陵、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訪道祖幹手大學以進。曰。具不出此書。克踐斯言。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胡翰等日會食其中。輪二人講經史治道。克處州以書幣徵宿儒宋濂劉基章溢葉琛以來。至入見　上喜甚。曰

我為天下屈四先生。命有司創禮賢館處焉。晚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曰見年皆七十餘、　上喜、　命坐、顧問者良久。並命為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固辭、　上曰卿等年固高。朕不欲煩以政。故授今官以輔導　太子。免早朝。日晏乃入。後不久。且從卿志。庶無負卿等夙昔。足為鄉里光。而何辭焉。恂等復固辭、乃　賜敕禮遣之時孝廉人材及郡縣學所貢士、若富戶耆民、皆得　見、見稱旨、即擢不次、而國子生奉　命巡列郡、廉官方吏治、問民所疾苦、還稱　旨、即擢用、為行省參政僉事知

府等官至有擢僉都御史者　上嘗幸後苑見巢鵲
翼子喟然歎曰誰無母子羣臣親老者聽予告歸養
當是時優百官俸　賜百官公田租復　京官家
賜百官朝服公服冬衣帶馬給丁憂官俸給尤重慎
省府州縣親民官之選每之任　召見賜綺帛路費
而遣已患雜流用爲民害也　命國子監擇監生通
經術者千人送銓部選州縣官　賜遣有加已作到
任須知俾除授者就銓部領憑訖關須知讀既至官
畫一遵守毋具文已下俱民勅　頒諸司職掌于有
司三歲入　覲諸司府州縣官照須知款式造文册

并所守地圖若原領　敕諭職掌上之部聽廢置部
奏黜其不職者而定留用官爲三等其廉能愷悌治
行卓異者爲上考　召見獎勵賜坐宴其稱職無過
爲中考宴不坐有過不稱職爲下考不與宴屏立已
於事而退　諭廷臣言古惟四民四民中惟士爲最
貴而農爲最勞士讀書明理道出爲君用享天祿故
貴農鷄鳴而起春秉來而耕耕而種種已而耘夏月
赤日悴形神于芟耨比秋成輸官於所餘無幾矣遇
水旱荒札即舉家受其饑士入官享祿委民艱於莫
聞又重侵漁之亦獨何心於是命戶部以米計文職

官品歲俸給之數、又計田畝歲出穀之數、與農用力多寡之數、爲之書、命之曰醒貪簡要錄、上謂吏部言　朝廷懸爵祿待天下之士、惟賢是用、何可以資格限也、資格者獨以爲常流設耳、自今庶官有才能居下位者不次用、於是召萊州知府倏尚書兵部、明州知府文昇尚書工部、是時宜興主簿王復春守公不奉上、上聞、遣吏科庶吉士齎手敕往勞慰、即擢爲同知、新化丞周丹以進士蒞官、有治行考、最擢考功、新化民詣　闕願得、晉詔復任、禮部宴賞之而遣、當是時、馭下用重典、有贓罪、懷印綬未煖、輒被逮去、非謫戍、即門誅、制科舉諸明經宏詞等科並革、存進士一科、與薦舉歲貢爲三途以並用、三年大比而賓興之、成祖即位申勅百官於吏部尤諄重畧言朕以眇躬繼承大統圖惟求賢以資治理宵旰遑遑急於饑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中堪重任而沉滯下僚堪劇煩而優游散地、抱道懷才而隱田野者、各舉所知、以名聞、毋媚嫉毋蔽賢毋狥私濫舉又、諭吏尚書言銓選當各隨所長才優者治事、德厚者牧民、各有稱也、有才者不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爾必戒之、已又言吏部選授守令、出一時銓注、

豈必盡才。必精考察。然後其賢否可知也。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精考郡縣吏自薄官半歲以上。各貪廉能否之實以聞。時御史出按者至郡邑坐行臺已召郡邑諸生及在官人役立詢之具報上　上謂尚書義曰往命御史考察外官。欲任賢退不肖。庶幾民受其惠也。今御史不博詢。惟即在官數人之言定賢否。論何由公。吏固有勤職業必刑罰爲小人所忌惡者矣。亦有貪賕賄賂低首下氣依阿洪泥爲小人所[illegible]刑者矣。如以其詆誣而罷退之。以其保留而進用之。黜陟[illegible]有當乎。宜嚴戒飭務盡公毋枉毋縱已用尚書義言在京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五品以上及縣正官舉所知五品而下官及軍民有賢良廉幹堪牧民居風憲者各一人以聞。部驗實以舉者多少爲差次擢用。其保舉非才授職後闕茸貪婪者舉主連坐。　昭皇帝即位首申重舉官之令。謂廷臣曰君以求賢爲務臣以薦賢爲忠人才大小皆有所用天下之廣豈無皐夔顏曾之徒。誠得一人可勝千百。宜悉心訪之。　諭尚書義曰天下治亂繫庶官唐太宗書刺史名于屏風朝夕省覽有善政疏其下故庶官效力致斗米二錢外戶不閉甚盛　皇考亦嘗書

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至慎重也。今府部官朕朝夕繼見得詢察其賢否若各省都布按三司官。乃旬宣大臣隆重矣。而朕未親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即聞其賢否邪正。久不能省。憶臣工善不善而上志之。於勸戒何有。吏兵二部其具各都司各布政司官姓名履歷揭西序。朕得親品騭焉。又　諭尚書言御史　朝廷耳目。非老成識治體者不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於治。而操得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狼藉。賢人君子正直不阿者。往往被其陵挫。小人阿順從諛則與爲膠漆。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畧不省識。亦烏在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其慎選擢。以清風紀。已　上以武臣疏於事理。命選任方面參政副使等官於各邊參贊軍務。治章奏督糧儲文臣協贊提督自此始已　命擇御史行天下察吏治　上臨諭之曰國以民爲本。比牧守多尅害。民不聊生故遣爾等分道考察。然人材器不同。有專爲脂韋諂媚而失政殃民者矣。有沈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簡易得民者矣。有虐刑巧取索而能集事者矣。有廉潔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矣。必究實以聞。無惑流言。毋屈勢要。毋私親故。賜鈔而遣已

命擇國子生有學行者十六人俾翰林嚴試拔其尤
試六科尋擢爲給事中　敕文武官有奉公差在途
及在任物故者所在棺斂津遣還鄉毋令失所有父
母年七十而上無它兄弟侍養若任遠不能就養者
聽歸養待親終日起復在其不得離職願移祿於原
籍奉養者聽職官年七十而上膂力愆不勝任者聽
致仕有司月給米二石終其身文武官非其人許被
害者赴上司陳告若詐
治罪　詔朝臣歸展省者官給鈔爲道里祠祭賓客
貢大學士士奇言非人文學違不逮南人然自古國

家兼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於北方乃南士往往
材而浮　上曰然爲將奈何對曰試卷例彌封姓名
請自今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百人南取其六北取
其四則南北士皆登用矣　上曰善北士得進北方
學者亦感發興起議且定而　上賓宣德初乃奏行
著令　宣宗明聖以長年嗣位閱天下治亂之故甚
熟既　踐祚下求賢詔出　御制漪蘭操招隱詩
賜大臣以風大臣奏蘇州等九郡號劇繁難治擢郎
中況鍾莫愚御史何文淵員外陸本深等知蘇常溫
吉安等府　上召見宴勞　賜璽書曰朕孜孜夙夜

保民圖治。而田里之民。鮮安其生。則守令匪人。恣肆貪刻。或闇冗慵懦。坐視民患爲蒙蔽也。將下情何自上通。上澤何由而下施乎。今特簡爾等付之列郡。夫方千里之民。皆爾繫命。宜體朕心。以保愛爲務。察其休戚。均其徭役。興利除害同其好惡。使衣食有資。禮義有教。其毋玩毋愒。毋事苟簡。毋爲權勢所脅。毋爲奸吏所欺。凡公差官員有違法害民者。聽具實奏聞。所屬僚吏有作奸犯科者。聽自提問爾等宜奉職循理。終始不違。以無負朕委任之意。命乘傳行　敕吏部天下府州縣官有能清正忠君愛民政治卓異者具奏。其貪酷壞法爲民所怨苦者逮赴　京罪之。已上念　京師乃本原地澄清所先而放濁當餙治也

閣學士士奇對曰貪風自永樂季年來有之。於今爲甚。　上問何也士奇對曰永樂十五六年後。　太宗以多疾不視朝。故從官放濫無忌顧　先皇帝知之每欲澄清。　上問是時貪孰甚學士榮對曰方賓問今日貪孰甚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貪。則不肖御史效之。御史貪。則不肖有司皆效之。此放濁所始也　上拊髀歎息曰嗚呼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今誰可使長憲事者士奇對曰通

政使顧佐。嚴公有威。其人也。嘗任按察使及御史有
風采榮曰是爲京尹。能令令必行。　上太息曰顧佐
乃能如是。居數日出觀巡閱河道又數日擢佐掌院
事下　敕曰都察院爲朝廷耳目。　國家紀綱得人
則庶政清平。羣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
年　京師諸司奸弊紛出。風憲者不糾。顧與和同。即
國經何賴焉。爾剛直廉正。簡在朕心。其竭誠盡力。毋
憚夙夜。毋避權要。毋枉良善而縱姦宄。其各道御史
有廉勤公正老成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恥。
若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一體行。

其御史缺。行吏部愼選以充。欽哉。於是考察御史不
職者二十餘人。削籍貪淫不法者謫遼左諸衛充吏。
不諳憲體者左遷。老疾免。而覩子輻以勵制諸道。騁
私滅公。逮下獄論死。宥戍邊。觀罷官隨住。憲臺肅清
已。　上御左順門謂侍臣曰郡守縣令　國家所寄
以安民者也。賢不肖混。則中才之士無激勸而忘反。
吏部職進退百官。乃未聞甄別何也。於是　命推部
侍郎出巡撫四方。廉吏治。而于謙以御史擢巡山西
河南。周恍以長史擢巡南直隸。各省專設巡撫自此
始。時　上重舉官。大臣奏舉賢能官者　上爲降辭

色慰藉廷臣選愞無舉薦降　敕責而司府州縣官
亦各得舉賢良方正一人上之部後有贓罪連坐已
合　臨御來三科進士　親試文華殿拔其尤授修
撰編修許寧等官進學　文淵閣優待之　命內閣
考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人拔其良七人歷事六
科而天下郡縣學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國
子監令及時進用其官有贓罪即復職嘗所得　誥
敕畢追奪　上嘗與侍臣論前代官制慨然感唐虞
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之盛也輔臣以時世不同
對　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即不可上擬至如唐

宗定中外官七百三十去古未遠亦足爲法矣蓋垂
意於省官輔臣曰官省則民安甚善然必由君上清
心省事而得之心清則事省事省而後官可省也
上曰善正統初議者言府州縣正官專保舉則恩出
於下宜循洪武永樂初制令吏部選除閣學士士奇
言往藩憲二司及府州縣官不得人爲百姓患苦以
吏部權衡獨擅聞見不廣未盡得人而然　宣宗皇
帝敕大臣保舉比多得人間有一二非才自緣舉主
審覈不精亦容徇私而所司不行糾察故也況所舉
官皆吏部審擇具奏得　俞旨乃授非　上允不得

授　恩固　上出也。昔唐太宗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而天下昇平。邇有京朝官闗冗無籍。人無爲保舉者。遂營爲飛言。欲廢良法。惟　陛下幸察於是　詔保舉如故。而嚴舉官連坐之令。已又下敕言布政司按察司方面官。從吏部都察院考察。二司屬從巡按御史按察。監察御史有贓濫。從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糾察。按察司官贓濫。令本司同僚官互察。而吏部初任注選。不得除監察御史官。御史缺。京三品以上各舉一人。聽吏部精體訪奏授。又敕牧民官縣令最親。必得人而後民乃安。近方面郡守。由保舉幸得人。潔已奉公。而知縣缺員未舉。豈果難其人耶。抑爲例拘不舉耶。進士監生皆　國家作養成才待用者。何曾是不省也。自今進士觀政一年。監生坐監三年以上有學識者。由吏員入官。歷兩考廉慎忠厚愛民者。科道官各保舉聞。送吏部銓用。已又　命在京四品及國子監翰林院並得舉。蓋實重守令已。又　敕文武官非舊制濫設在任官罷軟無能若老疾不堪任使及行止不端者。畢汰省毋廢費廩祿。復以九年爲滿。善政著聞者仍舊任。而增秩加官。用給事中鮑輝言。諸來朝官有廉能愷悌治行超

異者、禮部引奏　賜勑奬勸、賜宴于禮部、吏部錄功狀、俟考滿顯陟、高者至九卿、當是時薦敗公、諸司選任、專之天曹、故撫巡憲臬牧守縣令、無慮清愼惠和、號稱得人、及　張太后崩、三楊沒、而王振用、名保舉、而進退人材之權、實內移於中官、當是時、即令吏部、能自振乎、議者不察、以保舉爲病、何言之過也、景泰初、大臣保舉者多私所親、故爲養交、甚且受賄罔而不得薦者、因觖望爲流言、銓部大臣、亦頗以銓選權不盡在已也籍籍誹保舉、於是御史張予初鍊綱等言御史從大臣保舉而任則大臣有過必鉗口卷舌而不敢言其有請寢必俯首帖耳而不敢異願停之以清弊源下禮部議部是御史言歸部銓已綱復言吏部選授私舛請復保舉大臣以其議偏反無足賴也覆上下　制曰朕期方面郡守得人共安養天民令大臣保舉吏部推選乃彼此相蒙官不得人民其奈何今後惟布政使按察使缺令三品以上官會舉餘吏部訪求著爲令　英廟復辟益明習於政治命吏部擇內外臣僚爲郡守陛辭日召詣　文華殿　親諭訓勞給鈔爲道里費而遣　詔處士中有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尚志不求聞達者具以聞

於是遣行人奉　書幣聘臨川處士吳與弼至京、
廷見問勞、有加禮、授春坊左諭德、辭不拜、賜　璽書
遣行人禮送歸里、先是正統初、副都御史吳訥言、洪
武間、京官俸全支、後因營造減折、爲著令、祿以寖薄
邇小官不自給、前廣西道御史劉進、由進士授官俸
月支僅米石五斗、不能養母妻女、貸同官俸至三十
餘石、終歲不能償、乞下　廷議、增京官俸、而　國初
皂隸供役、後以俸薄放寧家、月徵銀一兩、名柴薪錢、
宣德中、都御史顧佐持憲嚴、以柴薪事被訐、　上持
章　密召閣學士士奇謂之曰、爾不舉顧佐廉乎、今
其事有無、士奇對曰、有之、今朝臣月給俸實支一石
薪炭焉、咸資於皂、勢不得不遣半以歸、皂亦樂輸
銀歸耕、於官皂均便、此
也。　上太息曰朝臣之難如此。因怒訴者曰　朝廷
用一好官、輒爲小人所排擠如此。　召佐以吏所誹
狀授之曰放皂歸耕使給薪芻。聞　京官皆然。不足
過。小人誣。正付汝自治之。已復有重囚教囚誣告佐
枉重辟不聽理者、會鞫情得　上震怒、　命囚西市、
而柴薪皂隸爲著令、祖宗時日御晚朝廷臣門奏
事甚悉輔臣密勿於用人尤謹每吏部具缺上或簡

除或保薦皆公朝傳　吉方賓兵
尚書即日到任此簡除也宣德正統間用輔臣言重
保舉之法景泰初命吏部專行成化中選授私弊頗
請復保舉於是命京堂四品以上官具缺上陛親簡
除面權容下移。廷臣大慮之於是吏科給事中沈瑾
等言而京四品以上官。陛下親簡用之矣。外方面
官。又廷臣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令吏部遇京
堂官缺會內閣推方面官缺會同三品以上保舉防
專聽之漸便　上　命查　祖宗時例得簡除事
大怒曰此　祖宗時舊規御史給事中顧不欲朕行

豈薄朕耶於是廷臣不敢復言而傳奉出中官以爲
常　成化中太監張敏敏兄子茁以承差得太常丞
乃傾敏貲爲獻乞侍郎不允得南通政而是時白丁
錢虞商販技藝若豪宦子弟率貲緣內侍進珍玩輒
得官大者至太常卿通政丞不復關吏部謂之傳奉
官弘治初以災異汰革而吏部尚書王恕言考課之
法所以覈官宂彰黜陟以嚴吏治者也今被災所在
考滿官令納米備賑免赴　京復任造須知功績類
繳臣惟各官廩祿有限而雜職之祿尤微苟非取於
公必至剝於下是使考課法格不行而貪惰之風日

滋也。請目今考滿者俱給由赴部。聽質。已又言永樂
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戎馬。時未聞納糧
草納銀納粟爲監生吏員而用足也。乃邇年來奏開
諸例。而諸邊腹裏遇災旱。輒效尤爲長策。故例進日
廣。而正途因壅不行。多者至十五六年不得選。年邁
力衰。誰復爲盡心職業。不營歸計。終爲國牧民任事
者。又此等今既以財進身。後豈能以廉律。已欲不貪
財害民。天下治安。何可得也。臣於元年具奏題止。而
部院又題覆請行。是使後雜進人益多。而選法益壅
弊將安極也。昔曰可。其後　天子益明聖坐煖閣召
宰文升入面諭以明春當三歲覲察百官卿用心體
訪明黜陟以肅官紀時文升老　上虞其瞶也。復諭
曰卿聞未。頓首曰聞之　聖心留意庶官。爲天下蒼
生。此　宗社之福。敢不盡心　上喜。命中官掖下階。
又詔召尚書大夏都御史珊至　幄中。言爾等與各
科道官諸所陳政務業行矣。然使天下府州縣親民
官非其人。即政何自行。民何由被澤。是文具無益也。
卿等其悉心體訪。諸巡撫三司。必慎揀得人。爾珊更
慎擇巡按御史。巡方岳黜陟。庶有司得人而民可受
福也。大夏珊頓首受　命。明年考察。竣加文升少師。

召大夏珊入　賜元寶各一錠、謂之曰、日朝覲諸司
文官皆閉門。令如卿二人即門洞開。就從以賂遺者。
又曰勿朝謝、令公卿如內愧也。六年詔考察官未及
三載彼黜者、聽復任、先是吏部考頗以多黜爲公、方
面而下有微瑕輒斥、大學士濬言唐虞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今居官未半歲、而黜又所黜徒風聞不皆實
非　祖宗法、不便、故有是命、一時見枉者皆喜得直、
乃、後選者愈壅而貪殘吏亦益以滋、嘉靖間兵部以
虜警請添遣大臣經畧　上曰天下官有定員、員有
定職、惟未得人、與職、故有事輒擬添官。今邊務責巡
撫。勿餉責所司。令盡心經理而可矣。遣經畧庸滋擾。
何爲。且虜賊出沒無時。士須休養待敵。其毋遣、是時
用輔臣言出翰林官調外任親民練政事、而諸府州
縣官簡入院爲侍從官、正德中附權倖傳陞得文階
者盡革。又裁諸冗官至二千餘員。罷武官耗食者三
千有百十人。進士科文體　敕毋浮冗、必古雅精確、
臨軒制策、往往出　上所親製、巍煥其文、其後土木
禱祠之事作而　國費不給戶工部增納銀事例鬻
官買爵幾同賈衒大臣棼恣美遷除往往以私賄得
通營　宮殿將作供焚修方士至禮書工書諸富人

貴游子弟大猾往往竄名營繕籍中得官無慮數千人隆慶初並革而原本　遺詔嘉靖中以忠諫屏廢久者録蔭存者召用若干人崔文敏銑覈舉議曰昔者成周受田百畝死徙不出鄉聯之以比閭族黨教之以德行道藝正之司徒升之司寇六德爲本六行爲輔六藝爲翼無奇秉岐其心無饑寒空其身處服孝弟出效忠順迨其世降德衰蕞爾之國必有賢哲尋常相語亦引典法稱先王則教之効也　國家造士專用經術豈不勝古之工詩賦習法令乎哉然業之易能假深造少而易仕不俟大成考學記之故守曲禮之序人生十年曰幼學章業由行成事以年易者未有也故士業經求仕鮮以祗身舊法里老保其行試而升之學再保其行試而升之省是猶里選之遺也而久棄爲具文即令舉行民遷徙靡常未易覈實閭巷細民惟視財勢長吏任四五年不以微勞遷即以小瑕黜里選何自而行乎是以上憑科舉曰付至公故試而得士若博之中呼其取之失人若奕之遭負何則并有參驗之詳觀考之素可賴也自督學之官設而郡縣守令以事有尊職委之於不治督學使者數歲乃一至事煩日寡無裕於施教故士以益荒宜

歲令縣令察舉民年十五以上能通四書及占一經
性行淳謹者上之守而登之學其輕俊者雖才不右
督學官考校黜升之法必本之性行責之太守審驗
當否而懲奬施焉間有幸舉者不延矣其省官議曰
皇祖設官分六部以萬務而臺諫拂其違責郡縣以
六事而按察使糾其濫自大夫而下必三考乃進二
階故官簡而該事約而舉功久而就即冗官鮮已自
宣德迄今額外添設奚啻累百不督之勤功而爲之
分責不已謬乎況入仕之途不清而多彙進之人經
久之計恬不動於慮而懷速化之望天下皆是也官

添則缺廣缺廣則易轉倖門一啓居仜固志事至借
限守以逃責事成務爭知而讓過是以士節不勵獄
要不結集其文案可束牛腰稽其實績僅同蚩翅夫
一人而牧十羊則戢一羊而用二牧則駕孔子譏官
事之攝老子著烹鮮之喻良有以也中朝官冗濫未
論姑言外服賦稅學校捕寇治訟充伍百工之技郡
縣之所得理也使縣精其成府可遴矣府精其成省
臬可遴矣省臬之職別勤惰覈廉貪予能而翼純者
也事連兩郡而不相下害出大豪而勢難搏則省臬
當之今守巡之外別立數銜彼高坐司署止以文移

相維屬吏不奉談議民不聞姓名不亦闊乎且遷年小官愈多而害民愈甚又官愈小則中無守外無凱而心愈益貪夫土之出粟不加多而官冗員日加益此民所以益困也抑非徒冗員也又苦代亟文中子曰成周之隆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長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教雖曰善治末由也矣古治朝遼闊未論論近事國初臺省不甚通御史陞按察僉副或徑陞使久則入中臺爲左右都知府久則陞布政使若參議久則爲部侍故繩糾者音法令而牧循者練治體今臺省大通矣又爲小轉法春爲知府或僉事於南迨秋則副使矣又參議於北矣又春則參政憲使馳騖於東西矣其進士科知縣事者率三歲而擢惟下僚以資格限者乃積歲不遷即行能高不振夫遷代如是其亟也彼其視地方之凋弊若過傳舍之更於前視生民之困苦若駟馬肥瘠之經於目也即善政美意未效而去誰適爲治誠令修古三考黜陟之法諸美政表聞者就增秩加官勿使移徙誠知其人或先超遷而後久任以大厲其氣如周忱由長史于謙由御史徑陞侍郎王朝由御史徑陞都憲誠善其政或先久任而後超遷以大慰其

心、陸瑜由布政經歷尚書何文淵由知府經歷侍郎
陳璉由知州經歷知府經歷按察使又遍政
使即仕者一人之身計之、淹岸乘除、與驟遷適等、又
何必轉輾繁促、令僕僕道路、費供億不訾乎、胡端敏
之言曰、祖宗時、立賢無方、故士得眞才而用、今清
要之官專取一途、百官叙轉、特憑初選、進士初選、授
吉士、吏部則殿閣臺省之重可優游、安坐不勞而得
之、是教競而導驕也、故士初入仕、即有奠緣美官之
心、既得美除、即爲待祿養交之計、乃通年來進士、當
次者聞南京之缺即避近侍當擢者遇京堂之缺即
爭士習若然、政理何望、古剌史入爲三公、即官出宰
百里、唐宋所取狀元、皆先試僉判、而後召補館職、實
臺諫、蓋以翰林臺諫、上寄　朝廷耳目心膂之司、下
儲公卿宰輔之望、不敢輕試以新進之士也、　聖祖
論人之姦良亦言試之事而後見、豈可以新進未嘗
試之人、而縣居耳目心膂之任也哉、請自今百官陞
授、畧倣唐內外均調之法、不歷刺史郡守、不得任侍
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進士出身、不得
徑選科道部屬州郡正官京官外補、不得徑陞參政
副使、參政副使、缺惟推訪知府知州知縣久次卓異
者當之、則守令知重而善政可行、生民蒙福矣、